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輯證

（首發）

布之道

本文輯錄戴侗《六書故》全書引唐本《說文》凡六十一條，[[[1]](#footnote-0)]並加以疏證。

**研究方法**

爲了確定戴侗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材料的是否符合《說文》舊貌，本文將之與其他《說文》材料相對比，主要用以對比的材料如下：

（1）徐鉉刊定本《說文解字》諸本（若無說明即用平津館本）、以及李燾《說文解字五音韻譜》、《集韻》《類篇》引《說文》材料；

（2）徐鍇《說文解字繫傳》諸本（若無說明即用祁嶲藻本）、以及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材料；

（3）唐寫本《說文·木部》殘卷；

（4）唐代他書如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（簡稱《玄應音義》）、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（簡稱《慧琳音義》）、張參《五經文字》、唐玄度《九經字樣》、李善《文選注》、切韻系韻書等引《說文》材料；

（5）依玉篇系材料如原本《玉篇》殘卷、空海《名義》、昌住《新撰字鏡》、陳彭年等重修《大廣益會玉篇》推測的顧野王撰《玉篇》時所見南朝梁舊本《說文》。

對比的結果可見附表《〈六書故〉引唐本〈說文〉與其他材料對照表》。

**整理說明**

本次整理，以臺北圖書館藏明萬歷間張萱刊本爲底本，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原北平圖書館舊藏元延祐間戴㚅校刊本（元本）、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張弘德校刊本（明校本）、日本內閣文庫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李鼎元師竹齋刊本（清本）爲參校本。

《六書故》文字多用隸定字，本次整理將之改爲更通行的異寫字以便閱讀，如改“𪐗”作“黑”、“𠂞”作“乎”、“𨑒”作“徒”、“伦”作“作”等；包括隸變導致的形體合流者，如改“”（从𦎫）作“鶉” 、“”（从）作“郭”。不過，爲了仍表現原書的用字習慣，盡量不改變文字結構，如“㠯”不改作“以”（从人）、“𠭁”不改作“得”（从彳）、“𥎦”不改作“侯”或“矦”（从人）、“𩵎”不改作“漁”、“𢎤”不改作“射”等。唯戴氏以爲从“又”之字或訛作从“寸”，故其“守”作“㝊”、“尃”作“”、“將”作“”等，今亦改爲通行字。簡言之，錄文盡量只更換異寫字而不更換異構字。

錄文所用符號說明如下：雙行夾注以（）標識；〈〉改底本之誤字，｛｝刪底本之衍字；［］補底本之脫字。……略去部分無關原文，〔〕爲整理者補充說明。

**輯證正文**

［1］幹：，居寒切。溼去也。亦通作乾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幹溼之幹也。”徐本無幹字。又作漧。）〔卷二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並無“幹”字。檢《慧琳音義》亦無言及《說文》有“幹”者，不過《慧琳音義》中關於“澣”的說解頗值得注意：

（1）澣衣：桓管反，鄭箋《毛詩》云：澣謂灈也。劉兆注《公羊傳》云：濯生練曰漱——桑陬反。去舊垢曰澣。《說文》從水幹聲。論文從水從完，俗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七《中論》第四卷〕

（2）澣衣：活管反。劉注《公羊傳》云：去舊垢曰澣。《說文》從水幹聲。或作浣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四《佛說齋經》〕

（3）澣濯：上桓椀反。劉兆注《公羊傳》云：濯生練曰凁，去舊垢曰澣。《古今正字》從水幹聲。亦作浣。譜作浣，俗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七《釋迦譜序》第二卷〕

（4）澣之：桓椀反。鄭箋《毛詩》云：澣，濯也。劉兆注《公羊》云：去舊垢曰澣。《說文》：濯衣垢也。從水幹聲。亦作浣。譜作浣，俗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七《釋迦氏略譜》〕

（5）浣染：上桓椀反。鄭箋《毛詩》云：浣，濯也。劉注《公羊》云：浣去舊垢曰浣也。亦作澣。《說文》作浣，從水完聲。完音桓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八《經律異相》第十七卷〕

（6）濯澣：下桓管反。《毛詩》云：薄澣我衣。箋云：謂澣濯之也。劉兆注《公羊》云：濯生練曰涑——涑音桑侯反，舊垢曰澣。《說文》：濯衣垢也。從水幹聲。經中作浣，俗字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二《西域記》第二卷〕

（7）解澣：下桓管反。鄭箋《毛詩》云：澣謂溝也。劉兆註《公羊》云：去垢曰澣。《說文》作浣，《字書》從幹作澣，音義並同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二《（音）續高僧傳》第六卷〕

上引一、二、四、六條都說《說文》有“澣”字“從水幹聲”，而第五、七條卻說《說文》作“浣”，未詳是否皆出自慧琳等所引《說文》異本。陶生魁據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有“幹”聲之“澣”懷疑許書本有“幹”字，[[[2]](#footnote-1)]此說恐非。今二徐本並有“𤃬”“浣”無“澣”。《說文·水部》：“𤃬：濯衣垢也。从水，𧹳聲。浣：𤃬或从完。”上引釋訓“濯衣垢也”顯然出自此字。檢《名義·水部》此字作“”而不作“澣”，可知顧野王《玉篇》即作“𤃬”，蓋其所見《說文》亦然。由此可推知南朝梁舊本《說文》即作“𤃬”而無“澣”字。慧琳等引《說文》“從水幹聲”云云固非許書舊貌（有可能有些《說文》抄本的“𤃬”被誤抄或改成了形近且更通俗的“澣”），不可據以說《說文》本有“幹”字。

檢玉篇系字書，《名義》《玉篇》收“幹”於《倝部》之末，在“朝”（今本《說文·倝部》末字）之後，它很可能是顧野王《玉篇》較《說文》新增之字。“幹”意與“倝”（《說文》“日始出光倝倝也”）不合，也很難想象《說文》將“幹”字說解爲“從倝從干”或“從倝干聲”或“從倝從干，干亦聲”後應如何訓釋，許書應該本無“幹”字。

《六書故》曰：“唐本《說文》曰幹溼之幹也。”其語不合《說文》體例，顯非許書原文。鄭珍《說文逸字》卷上：“在晁記當載訓解，戴氏止以意引許君。‘幹溼之幹也’，語頗不詞，當是唐本以此爲幹溼之幹。戴氏曰：‘幹，居寒切，溼去也。’疑即引唐本《說文》訓詁語。”其說求之過深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七據《六書故》以爲古本有“幹”字，恐亦非。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七：“疑是陽冰所加，未敢據信。”王筠《說文繫傳校錄》卷十一：“恐是李少溫所改之《說文》。”近是。

［2］昬：，呼昆切。日入向晦也。（唐本《說文》“从民省”，徐本“从氐省”。晁說之曰：“因唐諱民，攺爲氏也。”晁說𠭁之。）〔卷二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昏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日部》：“昏：日冥也。从日，氐省。氐者，下也。一曰民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日部》：“昏：日冥也。從日、氐省。氐者，下也。一曰民聲。（臣鍇曰：會意也。）”

是二徐本說解均有兩條“从日，氐省”和“一曰民聲”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昏”字：

（1）昏翳：上呼昆反。孔安國注《尚書》云：昏，暗也。《考聲》云：昏，亂也。《說文》云：昏，旦冥也。從日從氐——丁礼反。《字書》云：日居氐下曰昏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七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五百四十四卷〕

上引《說文》作“從日從氐”，“氐”下注有“丁礼反”可見並非“氏”的誤字，可是“從日從氐”與字形不合，可能“氐”脫去了“省”字，如此則與二徐本中的第一種說解相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字書》云“日居氐下曰昏”，很有可能是變用《說文》之語，然則《字書》編者所見《說文》亦以爲“從日從氐（省）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从民省”，後又出晁說之之說，可見此條出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無疑。清代說文學家多信此唐本《說文》及晁說，茲略不引。即便是深疑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的徐承慶，也在其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卷九中說“《六書故》所據晁說之偁唐本，未必皆確然可信。此條似無可疑。”我們暫且不談把“昏”分析爲从“民”（注意不是“民”省）是否符合許慎原貌，如果《六書故》此條唐本引文出自晁說之，那麼晁氏所見唐本果真就作“从民省”？晁氏既謂其文作“氏”係避唐太宗諱，難道是以爲自己所見唐本作“民”字者在太宗之前？這是很奇怪的。頗疑晁說之所見唐本本作“从氏省”，《六書故》“从民省”實爲“从氏省”之誤。蓋晁氏見唐本作“从氏省”，遂謂唐諱改“民”爲“氏”云云，如此才合乎情理。各本《六書故》作“从民省”者，應是涉晁說改，但不能確定是在哪個層面發生了變化，或是在戴氏著書時，或是在戴書刊行以後。

如果上述推測不誤，則晁說之所見所謂唐本《說文》應作“从氏省”。“昏”怎麼可能“从氏省”呢？該說解與字形顯然不合。晁氏謂其“氏”爲“民”之改寫，可這也顯然不對，“昏”不應是“从民省”而應是“从民”才對。考慮到晁說之所見唐本文字多有訛誤，我懷疑晁氏所見《說文》的“从氏省”實即“从氐省”之訛誤（“氐”訛省作“氏”而已），也即所謂唐本實應即以“昏”爲“从氐省”——與二徐本第一說、慧琳所引本近同。所謂唐本本應作“从氐省”；晁氏所見本訛作“从氏省”，是爲一誤；晁氏以爲此“氏”是避“民”諱，是爲二誤；《六書故》依晁說篡改引文作“从民省”，是爲三誤，書凡三誤，致使晁氏所見本《說文》原貌不存。說文學家講“昏”字皆好引此條爲據，不知其文早已於誤中有誤。

［3］黛：，徒𠭁切，又徒耐切。青黑色也，用爲畫眉墨。亦作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或从代。”徐本《說文》無黛字。）〔卷三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有“黱”無“黛”，“黱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黑部》：“黱：畫眉也。从黑，朕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黑部》：“黱：畫眉墨也〔引者按：述古堂本脫“墨”字，祁寯藻本補之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作“畫眉墨也”，小徐原貌應如是〕。從黑，朕聲。（臣鍇按：古人云：衛之處子粉白黱黑。今俗作黛字。）”

上引徐鍇按語說“黱”字“今俗作黛字”，可見他絕不會認爲《說文》固有“黛”字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“黛”字：

（1）紺黛：下徒賚反，《說文》：眉黑也。從黑代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四《佛說摩訶刹頭經》〕

（2）黛眉：上徒戴反，《聲類》云：粉黛可以畫眉也。《說文》黛亦畫眉類也。從黑代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七《佛說大安般守意經》下卷〕

第一條引《說文》脫“畫”字，除去這處小差異外，此二條皆不出“黱”字，似將“黱”之訓注於“黛”上。今二徐本無“黛”字，更不見上引《說文》後“從黑代聲”的說解，未詳“從黑代聲”是否出自慧琳等所獲見的《說文》文本。

檢玉篇系材料“黱”字：

《名義·黑部》：“黱：徒載反。眉青。黛：同上。”

《新撰字鏡·黑部》：“黱：徒載反。畫眉墨也。黛：上字。”又《肉部》：“黱：徒載反。畫眉黑也。”

《玉篇·黑部》：“黱：徒載切。畫眉黑也。深靑也。黛：同黱。”

上引《新撰字鏡》兩條反切皆與《名義》《玉篇》音相同，知其出自玉篇系文本，蓋顧野王《玉篇》有“畫眉墨也”。唐代玉篇系字書中“墨”或訛省作“黑”；陳彭年等修《玉篇》時所見唐本亦誤，宋本《玉篇》遂襲誤作“畫眉黑也”。“畫眉墨也”即顧氏引《說文》之文，則南朝梁時所見《說文》本有“墨”字，與小徐本同，當是許慎《說文》舊貌。[[[3]](#footnote-2)]至北宋大徐刊定《說文》作“畫眉也”，則誤脫“墨”字，故官修《集韻》《類篇》所引並脫之。《六書故》云“用爲畫眉墨”，當是戴氏所見大徐之外本有作“畫眉墨”者，遂用之。此外，玉篇系字書“黱”下都有或體作“黛”，未詳顧氏所見《說文》是否如此。

《六書故》云“唐本《說文》曰：或从代。徐本《說文》無黛字”，語同樓鑰引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“溓”字下“唐本曰：……或从廉。徐本闕濂字”，故此條很可能出晁書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據《六書故》此條唐本認爲古本《說文》“黱”下應有重文“黛”，鄭珍《說文逸字》也說據此原有“黛”字，皆欲補“黛”字。未詳然否。“或从代”也可能是晁氏自己或所見唐本《說文》校訂者所下之按語，或許不足以追求許書原貌。

［4］黤：，於敢切。侌黑也。亦作。（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青黑也。”唐本曰：“果實黭黮也。”別作𪒠、𩃗。）〔卷三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有“黤”“黭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黑部》：“黤：青黑也。从黑，奄聲。”“黭：果實黭黯，黑也。从黑，弇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黑部》：“黤：青黑也。從黑，奄聲。”“黭：果實黭黯，黑也。從黑，弇聲。”

可見二徐本皆不以爲“黤”“黭”爲一字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黤”“黭”字者：

（1）黤黮：又作黭，同，烏感反，下也感反，謂不明也。《纂文》云：“黭黮，深黑也。”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九《佛本行集經》第八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六同〕

（2）黭黮：上鴨檻反，下直感反。《聲類》：“黭黮，深黑也。”顧野王曰：不明淨也。《說文》從黑從弇。傳文從黑作黤黮，俗字也。弇音淹撿反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四《佛本行讚傳》第七卷〕

上引第二條前部分當抄自顧野王《玉篇》。慧琳以“黤黮”爲俗字並謂當從《說文》作“黭”，可推測慧琳所見《說文》應作“黭黮”，而非如今二徐本作“黭黯”。

大徐本《說文》“黤”注“青黑也”；而“黭”注“果實黭黯，黑也”。《六書故》云“徐本《說文》曰：青黑也。唐本曰：果實黭黮也。”其所注大徐本《說文》文出“黤”字，而唐本文實出“黭”，蓋戴氏因“黤”亦作“黭”而並注於下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：“是戴氏所見大徐本《說文》黭即黤之重文，與今本分爲二字者不同。”非是。今人或以爲唐本《說文》誤“黭”之訓爲“黤”之訓，不明徐本、唐本非爲一字之訓，亦非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果實黭黮也”，與二徐本作“果實黭黯黑也”有別，而與慧琳所見似相合。蓋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黮”並誤作“黯”，又綴加“黑”字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：“今本黭黯乃傳寫之誤。”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卷十亦云“疑黯字誤”，甚是。

戴氏所引此條唐本若出自晁書轉引，則《參記許氏文字》必有“黭”字條，其下並引徐本、唐本互參；又應有如“又作黤”之言以出或體“黤”，故戴氏因之而牽連“黭”“黤”二字。

［5］爓：，詳廉切，又盧咸切。燒湯也。（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火門也。”不可曉。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火爓爓也。”）〔卷三〕

〖今按〗

大徐本《說文》“爓”注“火門也”（《集韻》《類篇》所引及《五音韻譜》同），小徐本亦然。“火門也”殊不可解，清人已指出有訛誤。[[[4]](#footnote-3)]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爓”者：

（1）燂身：《聲類》作燂、燖二形，《字詁》：古文𤏝、鬻二形，今作燅，同。詳廉反。《通俗文》：以湯云毛曰燅。經文作爓。案：《說文》等音皆余瞻反。又羊占反。火爓爓也。爓非經義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一《大集日藏分經》第十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十七略同〕

（2）燂䐗：《聲類》：燂、燖二形。《字詁》：古文𤏝、鬻二形，今作燅，同，詳廉反。《說文》：燅，熱湯中瀹肉也。《通俗文》：以湯去毛曰鬻。論文作爓。案：《說文》、諸詮之《蜀都賦》音皆余瞻反，又羊占反。《說文》：爓，火爓爓也。爓非今義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九《大智度論》第十八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六略同〕

（3）如爓：葉壍反。《考聲》曰：火光貌也。《說文》：火爓也。從火閻聲。經文作焰，俗字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三《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》〕

（4）火爓：葉壍反。《考聲》云：火光皃也。《說文》：火爓也。從火閻聲。論作焰，俗字也。壍音妾。爓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一《唯識論》〕

（5）光爓：閻漸反。《說文》云：爓，火光也。從火，閻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九《不空羂索經》第三卷〕

（6）烟爓：下閻壍反。《考聲》：爓，火光也。《字書》：火微行也。《說文》：從火閻聲。論作焰，俗字，亦通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八《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》第十二卷〕

從撰者、反切、同引書目、所引內容看，上揭六條兩兩一組各有相近的來源。前兩條玄應所引《說文》作“火爓爓也”。第三、四條慧琳所引作“火爓也”。第五條引《說文》作“火光也”，以第三、四、六條覈之，當是誤以它書之訓爲《說文》之訓——其文與張戩《考聲切韻》“火光也”相同，故可能是誤張戩的另一本說文類字書《古今正字》爲《說文》。綜之，唐代引《說文》材料中，玄應引作“火爓爓也”，慧琳引作“火爓也”。

《文選·左思〈蜀都賦〉》李善注引《說文》曰：“爓，火焰也。”其“焰”可能是對“爓”的改寫，然則李善所見本亦作“火爓也”，與慧琳引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火爓爓也”，顯然優於二徐本之“火門也”，且與玄應所引相合，無疑保存了大徐刊定之前的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［6］夃：（《說文》曰：“秦㠯市買多𠭁爲夃。从𠄎从夂，益至也。”引《詩》：“我夃酌彼金罍”。盈文从此。𠄎，古文及字。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益至也。从𠄎，葢至也。”孫氏古乎切。）〔卷八〕

〖今按〗

二徐本《說文》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夂部》：“夃，秦以市買多得爲夃。从𠄎从夂，益至也。从乃。《詩》曰：我夃酌彼金罍。臣鉉等曰：乃，難意也。（古乎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夂部》：“夃：秦曰市買多得為夃。從𠄎從夂，益至也。《詩》曰：我夃酌彼金罍。（臣鍇曰：今《詩》作姑盈，字從此。古乎反。）”

《說文》以“夃”爲从“𠄎”从“夂”會意。然从“乃”之意難解。徐鉉等案語曰“乃，難意也”，雖合乎《說文》“乃，曳詞之難也。象气之出難”，然與“夃”意不相應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云“乃夂者，徐徐而益至也”，則以“徐徐”解之，然於故訓無徵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益至也。从𠄎，葢至也。”是以“𠄎”爲古文“及”字，與大徐等以之爲“乃”殊異，清代桂馥、王筠等皆從此說以爲从古文“及”。由於缺乏材料，不知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是否合乎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［7］覛：，莫獲、莫狄二切。密察也。《語》曰：“太史順旹覛土。”（又作眽。唐本：“覓，尋也。从爪。”徐本：“从𠂢”，“眽，𠂢聲”。覛、眽兩出，音〈義〉①同。）〔卷八〕

〖校記〗

①音，各本並作“音”。按《說文·𠂢部》：“覛，衺視也”，徐鉉音“莫狄切”，在錫韻；《說文·目部》：“眽，目邪視也”，徐鉉音“莫獲切”，在麥韻。《六書故》即兼收莫獲、莫狄二切，何以言音同？疑“音”是“義”之誤，二字皆斜視義也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無“覓”字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八據《六書故》以爲“是古本有覓字矣”，謂“其尋覓字則从見从爪，應在《見部》。二徐誤分眽、覛爲二，遂删《見部》覓字”。其說非是。“覓”爲“覛”之俗體，“𠂢”訛作“爪”而有此字。[[[5]](#footnote-4)]《名義·見部》收有“覓”字（上出篆書作，顯爲據楷書所製），在部末倒數第九，與前“𧡸”（《說文·見部》末字）相隔四字，顧野王《玉篇》蓋亦然，則可推知此字當是顧氏《玉篇》較《說文》之後增者，然則顧氏所見《說文》無“覓”字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覓，尋也。从爪”者，或許“从爪”實爲戴侗語，其書引至“尋也”爲止；“覓，尋也”或是晁說之按語，或是晁氏所見唐本中按語，或是唐本校訂者改竄之文，不能詳也。無論如何，从“爪”之“覓”字及訓釋“尋也”絕非《說文》本有。

［8］亮：，力讓切。左相也，朗也，信也。京省聲。……（徐本《說文》無亮字。唐本曰：“明也。从儿，从高省。”……）〔卷八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無“亮”字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言及“亮”字者：

（1）戾亮：上力計反，下力丈反。上從高省下從几——古人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六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下卷〕

慧琳云“亮”字“上從高省下從几（儿）”，未詳是否出自《說文》，不過至少在唐代已有說“亮”字从“儿”从“高”省者。

檢玉篇系材料之“亮”：

《名義·儿部》：“亮：力尚反。信丶（也），佐丶（也），相丶（也），導，佑丶（也）。或諒。”

《玉篇·儿部》：“亮：力尚切。朗也。又信也。”

《名義》《玉篇》“亮”字皆收在《儿部》“充”（《說文·儿部》末字）之下，不知是顧野王較《說文》新增之字，還是顧氏所見《說文》固有此字而今本脫之。[[[6]](#footnote-5)]

《新撰字鏡·几部》：“亮：力向〈尚〉反。高字。遠也。字從八從几。”其中“高字”“字從八從几”之語皆不可讀，似爲“字從高從几（儿）”之誤，與慧琳所說相合，不知出處爲何。

錢大昕認爲“亮”是“倞”的分化字，“漢人分隸，往往以亮爲倞，葢隸變移人旁於京下，本作，又省中一筆，遂爲亮爾。”（《潛研堂文集》卷五）按古文字確有“亮”字，[[[7]](#footnote-6)]但僅此而言並不能判斷《說文》是否收之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有“亮”字，曰：“明也。从儿，从高省。”說文學家或以爲當據此補“亮”字，或又以爲其文不可據，莫衷一是。[[[8]](#footnote-7)]《說文·儿部》之末是否本有“亮”字還有待研究。因此不能確定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有“亮”字者的面貌如何。

［9］佀：，許〈詳〉①里切。肖也。（徐本《說文》：“，象也。从人，㠯聲。”唐本《說文》：“，象也，用也。从巳从人。”）〔卷八〕

〖校記〗

①許，底本、明校本並作“許”，清本作“詳”，當從清本。

〖今按〗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以，象也，用也。从巳从人。”卷三十三“㠯”下又引唐本“以，象也，用也”，並謂其字“𠂇㠯而又人”、其書“有以而無佀”。然則唐本“以”字當从“㠯”也。此處作“从巳从人”與後文抵觸，亦與篆形不合，應是“从㠯从人”之誤。

［10］𢼸：，無非切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妙也。从人从攴，豈省聲。”唐本在《耑部》，曰：“𢼸，見其耑也。”）〔卷八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𢼸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人部》：“𢼸，妙也。从人从攴，豈省聲。（臣鉉等案：豈字从𢼸省。𢼸不應从豈省。蓋傳寫之誤，疑从耑省。耑，物初生之題尚𢼸也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人部》：“𢼸，妙也。從人、攴，豈省聲。（臣鍇按：《尚書》曰：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’物精則少也。人能弘道，故必從人。攴，所操也，猶器用也。才亦人之器用也，故能入於微，此精微也。）”

是二徐本皆收“𢼸”在《人部》。

檢《名義》《玉篇》皆收“𢼸”入《人部》，顧野王《玉篇》當亦然，蓋顧氏所見《說文》中“𢼸”字即在《人部》。[[[9]](#footnote-8)]

《六書故》謂“唐本在《耑部》”，與今二徐本以及推測的顧野王所見南朝梁時舊本不同。此唐本竟較南朝梁時舊本更合乎古貌？似不太可能。此字必爲唐代《說文》傳習者以意移入《耑部》下，非《說文》舊貌如此。此唐本既移“𢼸”入《耑部》，則必以“𢼸”爲从“耑”省，如此恰與徐鉉等按語說“疑从耑省”云云相合。不知徐鉉此說是否參考過前人說文新解。

［11］𤾕：，他計切。隤廢也。……（孔氏、杜氏皆曰“廢也”。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廢也。”徐本曰：“廢，一偏下也，白聲。或从。或从。”俗作替。）〔卷九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替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竝部》：“𤾕：廢，一偏下也。从竝，白聲。他計切。臣鉉等曰：今俗作替，非是。暜：或从曰。㬱：或从兟从曰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竝部》：“𤾕：廢，一偏下也。从竝，白聲。臣鍇曰：竝立而一下也。白音自。他計反。”

二徐本皆作“廢，一偏下也”，語句不完，《廣韻》《集韻》《類篇》《復古編》等引《說文》、及《五音韻譜》同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小徐本亦同，則知二徐本即已作“廢，一偏下也”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兩引《說文》：

（1）隆替：天計反，俗字也。《爾雅》：相待也。賈注《國語》云：豐也。《說文》作𤾕：廢也。並兩立一偏下曰替。會意字。今作替，俗字也。〔《慧琳音韻》卷一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〕

（2）无替：他計反，《尒雅》：替，癈也。替，滅也。言滅絶之也。《說文》作𤾕：並而〈兩〉立一偏下曰替。〔《慧琳音韻》卷六十六《阿毗曇八揵度論》第二十八卷〕

由此可見慧琳所據或轉引之《說文》當作“𤾕，廢也。並兩立，一偏下曰替。”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曰“廢也”，慧琳所引唐本相合，存大徐刊定之前《說文》舊貌。[[[10]](#footnote-9)]

這裡再附帶提一下圍繞“並兩立，一偏下曰替”的相關問題。

今賴《慧琳音義》可知二徐本“替”訓“一偏下也”實即“並兩立，一偏下曰替”的殘文。段玉裁、沈濤未見《慧琳音義》，故誤以“一偏下”爲別一義。“並兩立，一偏下曰替”這條《說文》佚文很像是在解說“𤾕”的字形，可是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𤾕”皆从“竝”作二“立”並立之形，與之並不相應。

古文字“替”確作形，上世紀七十年代張政烺釋出古文字“替”時就曾以《說文》殘注“一偏下”爲據。[[[11]](#footnote-10)]二“立”一上一下的“替”字在東周以後幾乎都看不到了，如清華簡九《成人》簡1“替”作、北大漢簡一《蒼頡篇》簡3“替”字作，二“立”都作相並之形。《汗簡》《古文四聲韻》中也沒有收入把“替”只寫作二“立”之形的傳抄古文。因此東漢中期許慎作《說文》時是否能看到“並兩立，一偏下”的“替”字形值得懷疑。爲什麼《說文》佚文“並兩立，一偏下曰替”的說解與古文字構意不差分毫？這值得思考。

此外，玉篇系材料中還有個與《說文》“並兩立，一偏下”的說解看似相關的現象。《新撰字鏡》卷十一《文下一點第百三十五》之末，連抄原本系《玉篇》佚文有三條，字頭作“”、“”、“”；《名義·竝部》對應字頭則作“”、“”、“”，前兩字對應《說文》“竝”（被分立爲“竝”、“並”兩個字頭）而後一字則對應“替”。對應《說文》“替”字者如下：

《新撰字鏡》：“：他計反。《說文》：‘（𤾕），廢也。’俗爲替字。替，減也、去也、止待也，在《夫部》。”

《名義》：“：他計反。廢丶（也）。去。止丶（也）。待丶（也）。滅丶（也）。”

《新撰字鏡》《名義》二書字頭皆作二“立”形，研究者都認爲這是“𤾕”字之誤。[[[12]](#footnote-11)]不過，如果這確是顧野王《玉篇》原貌，乃至其爲《玉篇》承《說文》之舊貌，則恰可與“並兩立，一偏下”相合。不過，上揭《慧琳音義》引文都明確提到“《說文》作𤾕”，則慧琳所見《說文》已作“𤾕”。《新撰字鏡》卷十一抄錄《玉篇》的條目裡也明確說“《說文》：𤾕，廢也”，引文與其字頭不應有別才是，則《名義》《字鏡》的字頭作“竝”可能確實是訛省，並不能說明顧氏《玉篇》即作“竝”形，遑論上推《說文》舊貌。

《慧琳音義》中的“並兩立一偏下曰替”應該確是《說文》佚文，但這一說解究竟是何用意，爲什麼它恰好對應早期古文字字形？又爲什麼看似與兩則玉篇系材料字頭相合？它與《說文》篆形又是否能相互對應？這些問題還有待討論。

［12］頎：，渠衣、渠斤二切。頭耸直皃也。《詩》曰：“碩人其頎”，又曰：“頎而長兮”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頭佳皃。”唐本作“頭住”，誤。）〔卷十〕

〖今按〗

今傳世諸本大徐刊定《說文·頁部》皆無“頎”字，李燾《五音韻譜》亦無。徐鍇《說文繫傳·頁部》有之：

頎：頭佳也。從頁，斤聲。讀又若鬢。（臣鍇曰：《詩》曰：碩人其頎。巨希反。）

檢《集韻》《類篇》“頎”並引《說文》：“頭佳皃。一曰長皃。”蓋丁度等所見北宋大徐刊定本《說文》如此。鄭珍《說文逸字》卷下：“按《集韻·八微》《類篇·頁部》頎下引《說文》：‘頭佳皃，一曰長皃’，則鉉本原有頎篆，多一別義。”甚是。蓋“頎”字於北宋大徐本《說文》中仍存，固非徐鉉等刊定時所脫，實爲南宋刻本所失。戴侗《六書故》引徐本《說文》“頎”注“頭佳皃”，與南宋諸刻本《說文》面貌不合，應是本自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所引大徐本（也可能來自戴侗所能獲見舊監本《說文》，不過如此則應書作“監本”）；若出自晁書，則其所引與《集韻》《類篇》所引同爲北宋《說文》文本，自然能檢得此字。

大徐本《說文》原置“頎”字於《頁部》何處已不可知。《說文繫傳》置“頎”於《頁部》“顤”“𩕀”之間（述古堂本、祁寯藻本皆如此）。檢玉篇系字書，《名義》《玉篇·頁部》則在“顤”“䫨”之後收“頎”字，蓋南朝梁顧野王所著《玉篇》如此，可推測顧氏所見《說文·頁部》即以“顤”“䫨”“頎”相連屬。“顤”“䫨”同有“高”義，不應在其間雜入“頎”字，故顧氏《玉篇》字序應是《說文》舊貌，而《說文繫傳》則失其序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頭住”，“頭住”意不可解，顯爲“頭佳”之形訛，清人已指出這點。[[[13]](#footnote-12)]此文若出自晁書轉引，晁氏豈不知其有誤？《參記許氏文字》或已指明唐本有誤，而戴侗襲用晁說。若非如此，則晁氏所見唐本只較徐本“頭佳皃”少一“皃”字而已，晁氏謹記其文以與徐本參照；至戴侗見晁書引唐本則訛作“頭住”，遂斥之爲“誤”，不悟爲傳寫之誤也。

［13］頪：扫描全能王 2024-07-29 20.10（《說文》曰：“難曉也。一曰鮮白皃。从粉省。”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从迷省”，音闕。孫氏盧𡭊切。按：類㠯頪爲聲，頪㠯米爲聲，其義〈音〉①闕，孫氏音近之。）〔卷十〕

〖校記〗

①義，各本並作“義”。按今大徐本《說文》“頪”有義；玉篇系字書、切韻系韻書並有義，何以言“其義闕”乎？唯《六書故》此字下不著音義耳。疑“義”是“音”之誤。唐本《說文》音闕，故戴氏據諧聲謂孫愐音（實即大徐本《說文》注音）近是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頪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頁部》：“頪：難曉也。从頁、米。一曰鮮白皃。从粉省。（臣鉉等曰：難曉，亦不聦之義。）”

《說文·頁部》：“頪：難曉也。從頁、米。一曰鮮白皃。從粉省。（臣鍇曰：類、纇從此。）”

可見二徐本《說文》皆存有兩義兩說，有“難曉也”“一曰鮮白皃”兩義；又有“从頁、米”“（从頁）从粉省”兩說。

檢玉篇系字書之“頪”字，《名義》《玉篇》皆兩收：

《名義·頁部》：“頪：力外反。疾丶（也）。難曉丶（也）。疚。〔引者按：末一“疚”字意義不明。〕”又《米部》：“頪：力外反。鮮白。”

《玉篇·頁部》：“頪：力外切。《廣雅》云：疾也。《說文》云：難曉也。一曰鮮白皃。”又《米部》：“頪：力外切。鮮白也。”

由此可推知顧野王《玉篇》已在《頁部》《米部》兩部各立有一“頪”字。以《名義·米部》字序看，“頪”遠在“䊳”“竊”（《說文·米部》末二字）約三十字後，顯非《說文·米部》本有之字，當是顧野王依其釋義重收於此。

又檢切韻系韻書之“頪”字：

《王三·泰韻》郎外反：“頪：鮮白。”

《裴韻·泰韻》郎外反：“頪：難曉。《說文》：従夕。逺也。”

《唐韻·泰韻》郎外反：“頪：難曉。一曰鮮白。出《說文》。”

《廣韻·泰韻》郎外切：“頪：《說文》曰：難曉也。一曰鮮白。”

《王三》與《裴韻》《唐韻》釋義不一，可說明此字本爲《切韻》所無。李永富、藤田拓海推定陸法言《切韻·泰韻》郎外反本只有“酹”“㲕”“䬽”三字，[[[14]](#footnote-13)]可信。此小韻下的“頪”實爲唐人所增補，以下分述其來源：

（1）《王三》訓“鮮白”，或許是王仁昫據《玉篇·米部》“頪”字補入。

（2）《裴韻》注之“《說文》：従夕。逺也”顯爲下一“外”字注文，誤抄於“頪”下，可以不論；其“難曉”亦本《說文》，未詳據何書收入。

（3）蔣藏本《唐韻》殘卷明言此字出《說文》，釋義作“難曉。一曰鮮白”，顯然本自《說文》。此注應是切韻系韻書編者徑據或轉據《說文》補入。

（4）《廣韻》襲前代切韻系韻書所引《說文》（如上述《唐韻》）作“難曉也。一曰鮮白。”

先秦兩漢典籍中從未見“頪”字用例，此字早收於《說文》，後又收於《廣雅》“頪，疾也”，是純粹的字典字。中古字韻書釋訓或作“難曉”、或作“鮮白”，皆本《說文》而非專輒釋意，這並不奇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無論是《名義》還《唐韻》殘卷，“鮮白”後皆無“皃”字，也可能《說文》本作“一曰鮮白也。”

《六書故》唐本《說文》曰“从迷省”，與二徐本兩說皆有別，未詳是否爲《說文》舊貌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九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‘从迷省，音闕。’葢古本不作从米也。迷故難曉，从米則不可通。此會意字，从迷省則爲難曉，从粉省則爲鮮白矣。”沈氏以“从迷省”配“難曉”，以“从粉省”配“鮮白”，其說頗有理質。

［14］謡：，余招切。……又作。（别作嗂。徐本《說文》無謡字，“䚻，徒歌也。从言、肉。”唐本曰：“䚻，从也。从言从肉，肉亦聲。”“謡，徒歌也。”“嗂，喜也。和樂之皃也。”徐鉉曰：“䍃从肉非聲，當从䚻省乃𠭁聲。”然不知䚻之从肉又何義也。鼂氏曰：“䚻，余周切。謡，余招切。”）〔卷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本條下引唐本《說文》有三則，後又出晁說之曰，必是轉引自《參記許氏文字》。下分述之。

（一）䚻，从也。从言从肉，肉亦聲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䚻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言部》：“䚻：徒歌。从言、肉。（余招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言部》：“䚻：徒歌。從言、肉。（臣鍇按：今《說文》本皆言‘徒也’，當言‘徒歌’，必脫誤也。下云‘從言、肉’，亦誤也。延朝反。）”

由徐鍇按語可知小徐所見諸本《說文》“䚻”下訓釋皆已作“徒也”，故以意補“歌”字；大徐本亦作“徒歌”，蓋襲小徐說校補。徐鍇又認爲“從言、肉”有誤，不過其書仍存舊貌。

“徒也”顯非，應是“從也”之誤。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三：“以偏㫄求之，《系部》‘䌛，隨從也’是䚻訓爲從之證。”甚是。檢玉篇系字書《名義》《玉篇》“䚻”並注“從也”，蓋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即如此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䚻，从也。从言从肉，肉亦聲。”其訓作“从也”者，當是“從也”之改寫（不知是否是戴氏所爲），算是仍存舊貌。

晁說之曰“䚻，余周切”，讀尤韻，與“由”音同；與徐鉉音“余招切”讀宵韻有別。陸德明《周易音義·豫卦》：“由豫：由，從也。鄭云：用也。馬作猶，云：猶豫，疑也。”晁說之爲治《易》之名家，且其故訓多取許慎《說文》、陸德明《音義》（李燾語），疑晁書有引陸德明此條以解唐本“䚻，從也”者。

又，“从言从肉，肉亦聲”則似可疑，从“肉”何以會“從”意？以“䍃”字“从缶肉聲”例之，《說文》“䚻”字似乎解作“从言肉聲”即可。

（二）謡，徒歌也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無“謠”字，清代說文學家多已補“謠”字，見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三、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三、鄭珍《說文逸字》卷上。

《五經文字·言部》：“謠謡。上《說文》，下經典相承隷省。”則唐時張參所見《說文》仍有“謠”字。又檢《玄應音義》：

（1）歌謠：與招反，《說文》：“獨歌也。”《爾雅》“徒歌爲謠”是也。徒，空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五《五分律》第一卷，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八同〕

（2）歌謠：與招反。《爾雅》：“徒歌爲謡。”《說文》：“獨歌也。”〔《玄應音義》卷二十《孛經抄》〕

由上引可知唐時玄應所見《說文》作“謠，獨歌也”。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十三引《說文》作“獨歌謂之謡”，表述不同。

原本《玉篇·言部》在“謳”“詠”二字前有“謠”字：

謠，与昭反。《毛詩》：“我歌且謠。”《傳》曰：“徒歌曰謠。”《韓詩》：“有章曲曰歌，無章曲曰謠。”《說文》：“獨歌也。”

可見顧野王所見南朝梁舊本《說文·言部》亦有“謠”字。依顧氏《玉篇》所引及字序，可推測許慎《說文·言部》原本在“謝”後有“謠”“謳”“詠”三字連屬，三字並有“歌”意；“謠”注“獨歌也。從言，䍃聲”，正與下一字“謳”注“齊歌也。從言，區聲”相對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謡，徒歌也”，與上述諸書引《說文》作“獨歌也”有別，應是受《毛傳》“徒歌曰謡”影響產生的文本，並非許慎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（三）嗂，喜也。和樂之皃也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嗂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口部》：“嗂，喜也。从口，䍃聲。（余招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口部》：“嗂，喜也。從口，䍃聲。（臣鍇按：《禮記》曰：‘喜斯陶，陶斯詠，詠斯猶。’《爾雅注》云：‘猶即嗂也。’延朝反。）”

二徐本並無“和樂之皃也”一句，故訓亦無“嗂”爲“和樂之皃也”者。“和樂貌”實即同音“陶”字之故訓。《詩·王風·君子陽陽》“君子陶陶。”毛傳：“陶陶，和樂貌。”陸德明釋文：“陶，音遙。”不知“和樂之皃也”是否爲晁氏所見唐本《說文》中案語。或晁書引之，本爲“唐本曰：嗂，喜也。又曰：和樂之皃也”之類，戴氏不辨晁書所引正文及案語，故徑引唐本爲“嗂，喜也。和樂之皃也。”

［15］謚：，神至切。王公卿大夫沒迹其㥁行而爲之稱曰謚，周道也。（徐本《說文》：“諡，行之迹也。从言、兮、皿，闕。”徐鍇曰：“兮，聲也。”“謚，笑皃。益聲。”孫氏伊昔、呼狄二切。唐本無諡，但有謚：“行之迹也。”《字林》謚从①。按：《易》“笑言啞啞”，笑皃當作啞，不當从言。䤈从皿，兮聲，亦非謚之聲。《書》《傳》謚号之謚皆从益，而縊亦㠯益爲聲，謚葢益聲。）〔卷十一〕

〖校記〗

①，各本皆作。按《五經文字》引《字林》作，其右旁作。疑各本《六書故》字皆脫一橫筆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有“諡”有“謚”，二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言部》：“諡，行之迹也。从言、兮、皿。闕。（徐鍇曰：兮，聲也。神至切。）”又：“謚，笑皃。从言，益聲。（伊昔切，呼狄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言部》：“諡，行之迹也。從言、兮，皿聲。（臣鍇曰：以行易其名也。臣以爲皿非聲，兮聲也，疑脫誤。常利反。）”又：“謚，笑皃。從言，益聲。（臣鍇曰：猶笑言呃呃也。伊昔反。）”

二書中“諡”在《言部》中“誄”字之前，而“謚”在《言部》之末（僅在末字“譶”之前，曡文居末爲許書通例）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“謚”字：

（1）謚比：神至反。《說文》云：行之迹也。從言益聲。又《白虎通》曰：謚之言列之也。又《釋名》云：謚，申也，物在後爲申，言名之於人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三《佛大僧大經》，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七同〕

上引《說文》作“行之迹也。從言益聲。”是玄應所見本如此。

《五經文字·言部》：“謚、𧨦：常利反。上《說文》。下《字林》。《字林》以謚爲𥬇聲，音呼益反。今用上字。”是張參所見《說文》亦作“謚”。

又檢玉篇系字書中，原本《玉篇·言部》“誄”前之字作“”（惜其注未引《說文》，茲略）、《名義》作“”，二書對應《說文·言部》“諡”字者皆不作“諡”，可推測顧野王所見南朝梁舊本《說文》即作“謚”而非“諡”字。

段玉裁《說文注》“謚”下注：

攷《玄應書》引《說文》：“謚，行之迹也。從言，益聲。”《五經文字》曰：“謚，《說文》也。𧨦，《字林》也。《字林》以謚爲𥬇聲，音呼益反。”《廣韵》曰：“諡，《說文》作謚。”《六書故》曰：“唐本《說文》無諡，但有謚：行之迹也。”據此四者，説文從言，益無疑矣。自呂忱改爲𧨦，唐宋之閒又或改爲諡，遂有改《說文》而依《字林》羼入“謚，笑皃”於部末者。然唐開成石經、宋一代書版皆作謚，不作諡，知徐鉉之書不能易天下是非之公也。

由上舉諸條材料可知段說極是。

又，戴侗按語“按《易》‘笑言啞啞’，笑皃當作啞，不當从言”一句頗爲突兀，與其“啞”下“《易》曰：‘笑言啞啞。’又作謚。《說文》曰：‘笑貌。’”合觀，可知此語蓋因晁說之之書而發。晁氏爲治《易》之名家，蓋其《參記許氏文字》中有“啞”或“謚”字條，下有說《易》之言。

［16］誣：，武夫切。㠯無爲有，㠯有爲無，虗加之也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加諸也。”）〔卷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·言部》“誣”訓釋皆作“加也”，《集韻》《類篇》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、及《五音韻譜》並同，蓋二徐本面貌即如此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一“誣謗”、卷十五“誣說”、卷十七“誣笑”、卷二十一“誣罔”、二十三“誣罔”引《說文》：“加言也”；卷十“加誣”引《說文》：“加言曰誣”，知玄應所見《說文》或作“加言也”或作“加言曰誣”。

又原本《玉篇·言部》“誣”引《說文》：“加言也。”則南朝梁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亦作“加言也”。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訓釋作“加也”，顯較顧野王、玄應所見本脫去“言”字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：“加也。玄應五引皆作‘加言’。……按《力部》曰：‘加，語相增加也。從力、口。’然則加與誣同義互訓。可不增言字。”其說有理質，然與玄應、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不合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三則以爲“是古本有言字，今奪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加諸也”，與顧野王、玄應所引“加言也”有別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據《六書故》曰：“元應所引言字乃諸字之誤”，其說非是；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三以爲“諸即言之誤”，可信。

［17］䜚：，他合切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言語相及也。”徐本曰：“言語相反䜚也。”按：今俗有䜚問之說。）〔卷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·言部》“䜚”皆注“語相反䜚也”，《集韻》《類篇》引《說文》以及《五音韻譜》皆同。

原本《玉篇·言部》：

䜚：達答反。《說文》：“䜚誻也。”《字書》：“䜚誻，語相及也。”

誻：他荅、徒答二反。《說文》：“䜚誻也。”《聲類》：“䜚誻，皆妄語也。”

以此可知宋本《玉篇》“語相及也”蓋本顧氏原本《玉篇》所引《字書》。顧氏《玉篇》“䜚”“誻”二字引《說文》皆作“䜚誻也”，而不見釋此連語“䜚誻”義之文，可怪。也有可能《說文》對“䜚誻”的訓釋即作“語相及也”，顧氏欲引《字書》於後，故不重出其文。

《六書故》引徐本作“言語相反䜚也”，較大徐本多一“言”字，應是戴侗以意補之；[[[15]](#footnote-14)]又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言語相及也”。“言語相及也”與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字書》語相近；不知“言”字是否爲戴侗所加，若去此字則完全相同。無論如何，《六書故》所引之唐本都顯然優於二徐本。

今二徐本“語相反䜚也”不可讀。桂馥《說文義證》：“‘語相反䜚也’者，當爲‘語相及，䜚誻也。’”按桂氏所改不合許書連字體例，“䜚誻”必應在句首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改“䜚”下訓釋作“語相及也”，自云依《玉篇》校訂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三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‘言語相反也。’則今本反乃及字之誤，又妄增一䜚字耳。”可信。

［18］訩：，虗容切。《詩》云：“家父作誦，㠯究王訩。”（毛氏曰：“訟也。”唐本《說文》同徐本，誤㠯訟爲說，昧詩義，恐亦非。訟或作詾、𧧗。）〔卷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·言部》“詾”（或體作“訩”“𧧗”）訓釋皆作“說也”，清人多改之作“訟也”，[[[16]](#footnote-15)]可信。《言部》“訩”在“訟”字之上，其訓釋顯然本作“訟也”，故得以二字連屬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三：“古無以訩訓爲說者。”甚是。“訩”訓爲“訟”乃常訓（見《爾雅》《毛傳》），許慎取用之耳。原本《玉篇·言部》“詾”下注“《毛詩》：降此鞠詾。傳曰：詾，訟也。《尓雅》亦云。”顧氏不言《說文》，可能是所見《說文》如《毛傳》《爾雅》同作“訟也”。

諸家改作“訟也”雖是，卻多引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爲據，似誤解戴侗所引唐本面貌。諸家以爲戴侗引唐本《說文》同毛傳作“訟也”，當是誤斷其文作“毛氏曰：訟也。唐本《說文》同。徐本誤㠯訟爲說……”但如此無法落實後文“恐亦非”之“亦”字。蓋戴侗所引唐本與大徐本同誤作“說也”，故戴氏以詩義斥其並非。若此處唐本係轉引自晁書，則晁氏所見唐本《說文》即作“說也”。徐本、唐本既同，而晁說之卻仍參記之，或許晁氏已有駁斥，而戴氏襲用之耳。

［19］吺：，汝朱切。欲言而复縮唇吻，聶吺也。亦作。（又作顳顬。《說文》曰：“讘吺，多言也。”唐本“殳聲”，徐本“投省聲”。按：韓𨓆之言“口將言而囁嚅”。“殳聲”是也。驩兜之兜亦有作吺者，故孫氏音當𥎦切；而徐“从投省”，音義皆非也。）〔卷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吺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口部》：“吺，讘吺，多言也。从口，投省聲。（當侯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口部》：“吺，讘吺，多言也。從口，殳聲。（臣鍇按：《古文尚書》書驩兜字作吺。單侯反。）”

可見二徐本說解有別，小徐本作“殳聲”，大徐本作“投省聲”。

“殳”“吺”古音相近，“殳聲”或即許書原貌。蓋“殳”字顎化入中古齒音，讀常母；而“吺”仍在舌頭，讀端母，二字聲音漸遠，故有改“殳聲”作“投省聲”者。由於沒有早期《說文》文本，此事頗難質言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殳聲”，疑出自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。晁氏似頗留意諧聲，他曾疑來母字“溓”所从之“兼”爲古文“廉”字而非兼并之“兼”（見樓鑰《答趙郎中崇憲書》引《參記許氏文字》），竊謂此說必發端於“溓”“兼”聲母之別。不難想到他會於此討論唐本“殳聲”與大徐本“投省聲”之分別，然不知晁氏究竟以何者爲是。

［20］𠦬：，子亦切，背脊也。又作。（《說文》：“𠦬，背呂也，象脅肋形。讀若乖。”唐本作“𡚅”，从大。“脊，背呂也。從𠦬，从肉。”李陽冰曰：“𠦬，背心也。手足之所不及，故謂之𠦬。千，背文。𠈌，肉文。”按：𠦬、脊實一字，中象脊骨，𠈌象兩旁肉，𠦬毌肉中也。後人加肉，猶雲䨓之加雨也。李陽冰之說𠭁之，但从許氏之讀，故未免曲爲手足不能及之說。乖離之乖从𠁥，經傳古今未嘗有用𠦬字者，明與脊實一字也。）〔卷十二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𠦬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𠦬部》：“：背呂也。象脅肋也。凡𠦬之屬皆从𠦬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𠦬部》：“：背呂也。象脅肋形也。凡𠦬之屬皆從𠦬。讀若乖。（徐鍇曰：𠦬，背膐肉也；呂即膂字。）”

是二徐本皆以“𠦬”爲象形。

《六書故》云“唐本作𡚅，从大”，但“𡚅”是俗字，《說文》“𠦬”正篆絕不可能作从“大”之“𡚅”形，此語恐非唐本正文。不知所謂作“从大”之“𡚅”是否本自晁說之或唐本校訂者按語。

［21］䏌：，許𧥷切。（《說文》唐本曰：“脤䏌也。从肉，从八。”徐本曰：“振䏌也。八聲。”）〔卷十二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䏌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肉部》：“䏌，振䏌也。从肉，八聲。（許訖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肉部》：“䏌，振也。從肉，八聲。（臣鍇曰：佾從此。希气反。）”

可見二徐本訓釋有別，小徐本作“振也”，大徐本作“振䏌也”。

《說文》中从“䏌”者有“肸”“㞕”二字，以及大徐新附“佾”一字。《說文·十部》：“肸，響布也。从十从䏌。”[[[17]](#footnote-16)]《尸部》“㞕，動作切切也。从尸，䏌聲。”

檢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䏌”字者：

（1）𥄖〈肸〉響：上忻乙反。俗字也。正作𥄖〈肸〉。《說文》作䏌。血脉在肉中，䏌䏌而動，故從肉從八。八者，分别也。從十者，響遍十方。後人移八於十上作肸，又變爲兮作肹。下鄉兩反，應聲也，會億字也。”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一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第一卷〕

（2）𥄖〈肸〉響：上欣訖反，《考聲》謂聲流布也。《說文》正作䏌。肸肸，動作不安也。從肉、八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三《大唐三藏玄奘法師本傅》第九卷〕

（3）肸響：上忻說〈訖〉反。楊雄《甘泉賦》云：“肸響豊融。”劉良注云：“肸響，布寫也。”《孟子》云：“聲響遍布也。”《說文》從八從肉作䏌。血脉在肉中，䏌䏌而動也。案：響者，應聲也。高崖大屋聲往迴應謂之爲響。注：聲遠布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九《高僧傳》第四卷〕

（4）肸響：上欣〈乙〉反。脉動也。下香兩反。威神響應而難測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一《續高僧傳》第三卷〕

上引四條實釋“肸”字，前三條旁及“䏌”而已。其中第一、三條中引《說文》“血脉在肉中，䏌䏌而動”，不知是出自慧琳等所獲見的《說文》文本，還是實摘自他書，如第二條引《說文》後所云“肸肸，動作不安也”即劉熙《孟子注》語（見原本《玉篇·兮部》“肹”下引）而非出自《說文》。不過，即便“血脉在肉中，䏌䏌而動”不是《說文》原文，大概也頗近《說文》本義（詳下）。

檢玉篇系材料“䏌”字：

《名義·肉部》：“䏌，呼乞反。響丶（也）。”

《新撰字鏡·肉部》：“䏌，呼乞反。振也。響也。”

《玉篇·肉部》：“䏌，呼乞切。振眸也。”

其中“振眸也”蓋出唐代玉篇系字書，即本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，然殊不可解。孫星衍《問字堂集》卷二：“牟謂之䏌。《玉篇》：‘䏌，振眸也。’今本《說文》作‘振䏌’，疑誤。”是以宋本《玉篇》駁《說文》，恐反是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據《玉篇》改“䏌”下釋義爲“振肸也”，注曰：

振肸依《玉篇》，今本《玉篇》肸譌眸。《十部》曰：“肸蠁，布也。”然則“振肸”者，謂振動布寫也，以曡韵爲訓也。鍇本云“振也”，鉉本云“振䏌也”，皆非是。

段氏改《玉篇》“眸”爲“肸”應是卓識，不過所謂“振肸”“以曡韵爲訓”則不確。段氏弟子沈濤於《說文古本考》進一步認爲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原貌即作“振肸”，傳寫誤爲“脤䏌”而已。此說則頗可疑。

我懷疑許慎《說文》原本作“䏌，脈肸也。從肉從八。”其訓之“脈”，《說文》“血理分衺行體者”，“䏌”从“八”从“肉”，“八”即“分也”（《說文》“平”“半”等下旁見說解），與“脈”之“分”相應，且如此得从“肉”之理；其訓之“肸”即“振也”（《漢書》顏師古注）。“脈肸也”意爲脈動，其意與《慧琳音義》中所謂“血脉在肉中，䏌䏌而動，故從肉從八”相通，又與“肸”注“脉動也”相同。大概“脈”字早有訛誤或改寫，顧氏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已作“振肸也”，此後唐代玉篇系字書又訛“肸”爲“眸”，故訓“振眸也”；大徐本誤“肸”作“䏌”而作“振䏌也”、小徐本則徑脫“振”下之字而作“振也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訓釋作“脤䏌也”，下字雖與大徐本同誤，然上字仍近“脈”之形（抑或晁氏所見唐本實即作“脈”字，傳寫有誤也），似存許書古貌；又引唐本《說文》解“䏌”字爲“从肉从八”，與二徐本“八聲”有別，而與慧琳所說相合。

［22］㤅：，於代切。義不待訓。又作。（又作𢚓〈𢛭〉①、𢟪。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从心从旡从夊。”晁說之曰：“古文無从夊者。”）〔卷十三〕

〖校記〗

①𢚓，各本皆作“𢚓”。按“𢚓”非“㤅”之異體，顯有誤。《集韻·代韻》“㤅愛𢟪𢛭”下云“或作愛，古作𢟪、𢛭，通作𢙴”、《類篇·心部》“㤅愛𢛭”下亦云“或作愛，古作𢛭，通作𢙴”，則知“𢚓”爲“𢛭”之誤。“㤅”傳抄古文作（《古文四聲韻》引《古孝經》）、（《古文四聲韻》引《古老子》），爲“𢟪”之流變，“𢛭”字即古文“㤅”之隸定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𢙴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夊部》：“𢙴，行皃。从夊，㤅聲。（烏代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夊部》：“𢙴，行皃也。從夊，㤅聲。（臣鍇曰：古以㤅爲慈愛，故以此爲行皃。晏再反。）”

可見二徐皆解之爲“㤅聲”。“𢙴”訓“行皃”，既無“旡”意亦無“心”意，不得以三字會意，確應爲形聲字才是。

唐張參《五經文字·夂部》：“𢙴愛：上《說文》從旡從心從夊。下經典相承隷省。”其所謂“從旡從心從夊”應是張參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的說解，旨在說明文字的形體結構，並非引自《說文》原文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从心从旡从夊”，後又有晁說之之曰：“古文無从夊者。”此條應是轉引自《參記許氏文字》無疑。“从心从旡从夊”，顯然並非《說文》舊貌，它可能只是晁說之對唐本字形的敘述（與張參的表述一樣），以引出“古文無从夊者”之說，戴侗徑錄其文而已。晁氏之所以說古文不从“夊”，大概是因爲他認爲古文“愛”（從文字形體演變歷史的角度講）皆作“㤅”，其說並非針對《說文》古文。[[[18]](#footnote-17)]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據《六書故》謂“古本㤅有重文作𢙴”，非是；又以爲“㤅”“𢙴”本爲一條注“行惠也”、“二徐將㤅、𢙴二篆分隷二部，又將行惠二字分屬二注”，誤之遠矣。

［23］掊：，蒲𥎦、蒲回、蒲北三切。《詩》云：“曾是掊克。”（《說文》曰：“把也。”唐本曰：“捊也。”）〔卷十四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掊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手部》：“掊，把也。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。从手，咅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手部》：“掊，把也〔引者按：述古堂本作“把”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同；祁寯藻本作“杷”，蓋非小徐原貌。今從述古堂本〕。從手，咅聲。今鹽官入水取鹽曰掊。臣鍇曰：《詩》曰：曾是掊克。步矛反。”

可見二徐本《說文》皆訓“把也”。“刮”，《說文》“掊把也”，與之相應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捊”“掊”字者：

（1）掊水：蒲交反。《通俗文》：手把曰掊。《說文》：掊，把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六《鼻柰耶律》第九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五同〕

（2）掊汗：蒲交反。《通俗文》：手把曰掊。《說文》：掊，把也。律文作刨，近字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六《毗尼母律》第三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五同〕

上引兩條玄應引《說文》：“掊，把也。”顯然唐時所見《說文》或轉引之文如此。

玉篇系字書中《名義》《玉篇》“掊”皆注“把也”，蓋本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，然則可推測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亦作“把也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捊也”，與上述諸本《說文》面貌不合，顯非《說文》原貌。不過《慧琳音義》中有“掊發：《說文》作抱、桴二形，同”（卷四十三《大方便報恩經》第五卷）、“捊地：捊，或作抱、掊二［形］”（卷七十八《經律異相》第三卷）等內容，看來至晚在唐代已有視“抱”、“桴”、“掊”三字爲或體者。唐本所謂“捊也”蓋即因“掊”有或體作“桴”而言，只是不知戴侗所引“捊也”是否實即唐本校訂者或晁說之按語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捊也，不若顔氏本作杷。”是也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二據《六書故》云“古本不作把”，又云“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六兩引皆同今本，疑皆抱字之誤。”其說顯非。

［24］撢：，徒含切。《周官》：“撢人掌誦王志，道國之政事，㠯廵天下之邦國而語之。”（陸氏：“他南切。與探同。”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探也。”唐本曰：“掬也。”孫氏他紺切。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撢掞挺挏世之風俗。”）〔卷十四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撢”皆釋爲“探也”。檢玉篇系材料“撢”字：

《名義·手部》：“撢：他紺反。引丶（也），捐丶（也），（探）丶（也），揗丶（也）。”

《新撰字鏡·手部》：“撢：他紺反。探取紺反也，引也，揗。”

《玉篇·手部》：“撢：他甘、他紺二切。《周禮》有撢人，掌誦王志。王探序主意以語天下。”

上引《名義》中“探也”蓋本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，或可推測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訓釋亦作“探也”。

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二：

《六書故》云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掬也。”撢字見《周禮·夏官·撢人》“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”，釋文曰：“與探同。”則撢當訓探，不當訓掬。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蒼頡篇》曰：“撢，持也。”《淮南·俶真訓》注云：“撢，引。”皆與掬義不相近。且本書無掬字。葢唐人書字，每以險側取勢，探字之冂引而下垂，遂成匊字。唐本《說文》當亦本作探字，傳寫譌爲掬字。

沈說甚是。唐本“掬也”係“探也”之字訛。[[[19]](#footnote-18)]若《六書故》所引此條唐本出自晁說之，則晁氏已以爲自己所見唐本作“掬也”，故記之以與大徐本“探也”參照。

［25］揆：①，巨癸切。度也。（《說文》：“葵也。”唐本：“度也。”）《詩》云：“揆之㠯日。”〔卷十四〕

〖校記〗

①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右旁皆作形，唯元本作。卷二十九“癸”下有“（癸鼎文）”，故應以元本字形爲是。右旁實爲金文“朿”字，蓋宋人誤釋金文“朿”爲“癸”而已（至清末民初仍有此誤），故戴氏依金文作此形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揆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手部》：“揆，葵也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手部》：“揆，葵也。（臣鍇曰：《詩》曰：天子葵之。葵，揆也。）”

是二徐本“揆”皆訓“葵也”。《集韻·旨韻》巨癸切：“揆，《說文》：葵也。一曰度也。”《類篇·手部》同。不知丁度等所見北宋大徐刊定本《說文》是否又有“一曰度也”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揆”字者：

（1）揆摸：葵癸反，《毛詩傳》曰：揆，度也。《桂苑》云：商量測度於事曰揆。《說文》從手癸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三百三卷〕

（2）崖揆：下葵季反。《毛詩傳》曰：揆，度也。度音唐洛反，度亦量也。《說文》：揆，葵也。從手癸聲。癸字下從天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八《十輪經》第七卷〕

（3）不揆：下葵季反，孔註《尚書》云：揆，度也。《說文》從手癸聲。傳文作揆〈楑？〉，誤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四《續高僧傳》第二十九卷〕

上引第二條明引《說文》：“揆，葵也。”則唐時慧琳等所見《說文》如此，與二徐本同。

又檢《名義·手部》：“揆，渠癸反。度丶（也）。葵丶（也）。”從原本《玉篇》殘卷可見，顧野王引書常常先引《毛詩》及《傳》而後引《說文》，由此可推測前一訓“度也”當出《毛傳》，而後一訓當本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。然則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亦訓“葵也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所謂》作“度也”，與二徐本以及慧琳、顧野王所見本不合，恐非許書舊貌。段玉裁《說文》“揆”下訓釋改作“度也”，注云“據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訂”；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二亦據此云“是古本作度，不作葵”，並認爲“傳注無不訓揆爲度者”、“葵可訓揆，揆不得訓葵也”，所言非是。

［26］掛：①，古賈切，又去聲。《易》曰：“掛一㠯象三。”（陸氏曰：“别也。”）又作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縣也。”徐本曰：“画也。”）〔卷十四〕

〖校記〗

①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中弧筆皆上揚，與下“挂”字作下抑之形不相牟。元本作，與下字形相應，當從元本校改。此種“圭”字篆形與《說文》“从重土”之“圭”作有別，係因戴氏以“圭”爲“從玉而加其上，所以象圭之剡上而長也”所造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有“挂”無“掛”，“挂”並訓“畫也”。《名義》《玉篇·手部》並不收“掛”字，蓋顧野王《玉篇·手部》仍無之，《說文·手部》更不必論。

檢玉篇系字書“挂”字：

《名義·手部》：“挂，古賣反。畫丶（也）。懸丶（也）。”

《玉篇·手部》：“挂，古賣切。懸也。”

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二云“《玉篇》亦云懸也，葢本《說文》”，似非。視今存原本《玉篇》殘卷，引《廣雅》往往在《說文》之後。則“懸也”蓋爲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廣雅》語（見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七、《文選》李善注等引《廣雅》），而“畫也”則爲引《說文》語。然則南朝梁時所見《說文》已爲“挂，畫也”。今二徐本仍存《說文》之舊，而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縣也”似與南朝舊本不同。

更言之，若以《說文·手部》字序考之，“挂”在“撚”一執字之後、“拕”“捈”“抴”三牽引字之前（二徐本及《名義·手部》次序皆同）；《名義·手部》更又於“撚”前增一“拫”字（蓋顧野王《玉篇》如此），亦有引義。然則顧前後字義，《說文》“挂”原訓似當以牽引之類爲是。況且《說文·𠂆部》“弋”下旁見說解云：“从𠂆，象物挂之也”，此處以“挂”釋“𠂆”（“𠂆”則“象抴引之形”），明爲牽引義，則許書原貌似不當訓“畫也”，而應以訓“縣也”爲佳。如此則顧野王所見“挂，畫也”仍非許慎舊貌，而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“挂，縣也”卻可當之。俟考。

［27］氶：，辰陵切。自下氶上也。从𠬞氶卪。又作（《說文》曰：“翊也。从卪，从𠬞，从山。山高氶之義。”）、（《說文》曰：“也，受也。从手，从卪，从𠬞。”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从手，从㞼。”張參曰：“从手，从氶。”按：許氏謂氶〈㞼〉①从卪从𠬞从山，㠯山高爲氶之義，義甚迂曲。氶〈承〉②既从𠬞，又从手亦無謂。當㠯氶爲正，㞼、承皆㠯氶爲聲，張參之說必有所本。㞼與氶〈承〉③，其音同，其義又同。經傳無用㞼字者，秦漢始有㞼相及守令㞼之稱。㞼相掌㞼天子，郡縣之㞼各㞼其守令，其義猶曰㞼〈氶〉［其］下〈上〉④而翊輔之也。《傳》曰：“子擊之，鄭師爲承。”㞼、承特一字也，當㠯氶爲正。）〔卷十五〕

〖校記〗

①氶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並作“氶”，元本作“㞼”。按下文明言“从山”，故從元本校改。

②氶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並作“氶”，元本作“承”。按下文明言“从手”而說其“無謂”，故從元本校改。

③氶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並作“氶”，元本作“承”。從元本校改。

④㞼下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皆如此，元本作“氶其下”，多一“其”字而文氣更暢，當補“其”字；其作“氶”者與上文“自下氶上也”之意相應，亦據元本校改。又按“氶其下”無謂，疑是“氶其上”之誤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承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手部》：“承，奉也。受也。从手从卪从𠬞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手部》：“承，奉也，受也。從手、卪、𠬞。（臣鍇曰：卪，節也。上有節，下承奉之。《尚書·說命》曰：敢不承受君之明德。）”

是二徐本“承”說解皆爲从“手”从“卪”从“𠬞”。

唐代《五經文字》《九經字樣》兩本正字書關於“承”字內容如下：

《五經文字·手部》：“承，時澄反。從手從氶。氶，時證反。”

《九經字樣·雜辨部》：“承：上《說文》。下隷省。從卩從手。卩音節。又從𠬞，竦手也。凡奉、弄、戒、兵、共等字悉從𠬞，隷變不同，各從其便也。”

上引張參之說雖言“承”字“從手從氶”，但這只是他在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文字形體進行說明，《五經文字》多有如此者，並非如《說文》的結構分析。

又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承”字者如下：

（1）謬承：時仍反。《說文》：受也。從手氶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一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〕

（2）猥承：下是陵反。《考聲》云：承接也。《毛詩傳》曰：繼也，次也。《說文》作承，一體也。《說文》：受也。從手、卩、廾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二《西域記》第四卷〕

上引兩條說解不同，一說爲“從手氶聲”，與張參說相近；一說爲“從手、卩、廾”，與今二徐本相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曰“从手从㞼”與上引各個說解皆不同，而且顯然不合小篆字理，絕非《說文》原貌。此說只可能是从“山”之“㞼”下筆作橫畫後，時人根據隸楷字形所創的新解。王筠《說文句讀》：“唐嵩陽觀碑有𢪻字，上從丞，下從手。雖未必可信，附記以備一說。”

［28］尋：，士箴切。㠯手度之，八尺爲尋。假借之用爲溫尋之尋。《旾秋傳》尋師、尋盟皆此義也。子貢曰：“若可尋也，亦可寒也。”與爓通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繹理也。从工从口从又从寸。工、口，亂也。又、寸，分理之。彡聲。”唐本不从口而从几。唐玄度、林罕云：“古文从寸从尺。”《說文》葢緣溫尋而生繹理之說，今俗又因之生尋求之義，誤矣。）〔卷十五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尋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寸部》：“𢒫：繹理也。从工从口从又从寸。工、口，亂也。又、寸，分理之。彡聲。此與𤕦同意。度，人之兩臂爲尋，八尺也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寸部》：“𢒫：繹理也。從工、口，從又、寸。工、口，亂也；又、寸，分理之。彡聲。此與𤕦同意。度人之兩臂爲尋，八尺也。（臣鍇曰：口，言也；工爲器也。《詩》曰：“如彼築室於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。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”故云亂也。又，手也；寸，法度理之也。）”

唐玄度《九經字樣·口部》：“𢒫尋：度人之兩臂爲𢒫。繹理也。從口，從工，從又，寸分理之。從彡聲。上《說文》，下隸省。作者訛。”按《六書故》云“唐玄度、林罕云：古文从寸从尺。”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三已指出“《九經字樣》無此語”，是也，此處蓋爲戴侗誤引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尋”字條：

（1）伺：上祥淫反。《考聲》云：尋，度也，逐也。《說文》作尋：尋，繹也，理也，從口從彡從工。口、工，亂也。上從又，下從寸。今隷書省去彡。彡音衫。作尋，會意字也。古文從肘作𡬰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三百九十二卷〕

（2）伺：上祥淫反。《考聲》云：尋，度也，逐也。《說文》：繹也，理也，從又——又，手也——從彐〈口〉從工從寸——寸，分理之也。度人之兩臂曰尋。古文作𡬰，會意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四百八十五卷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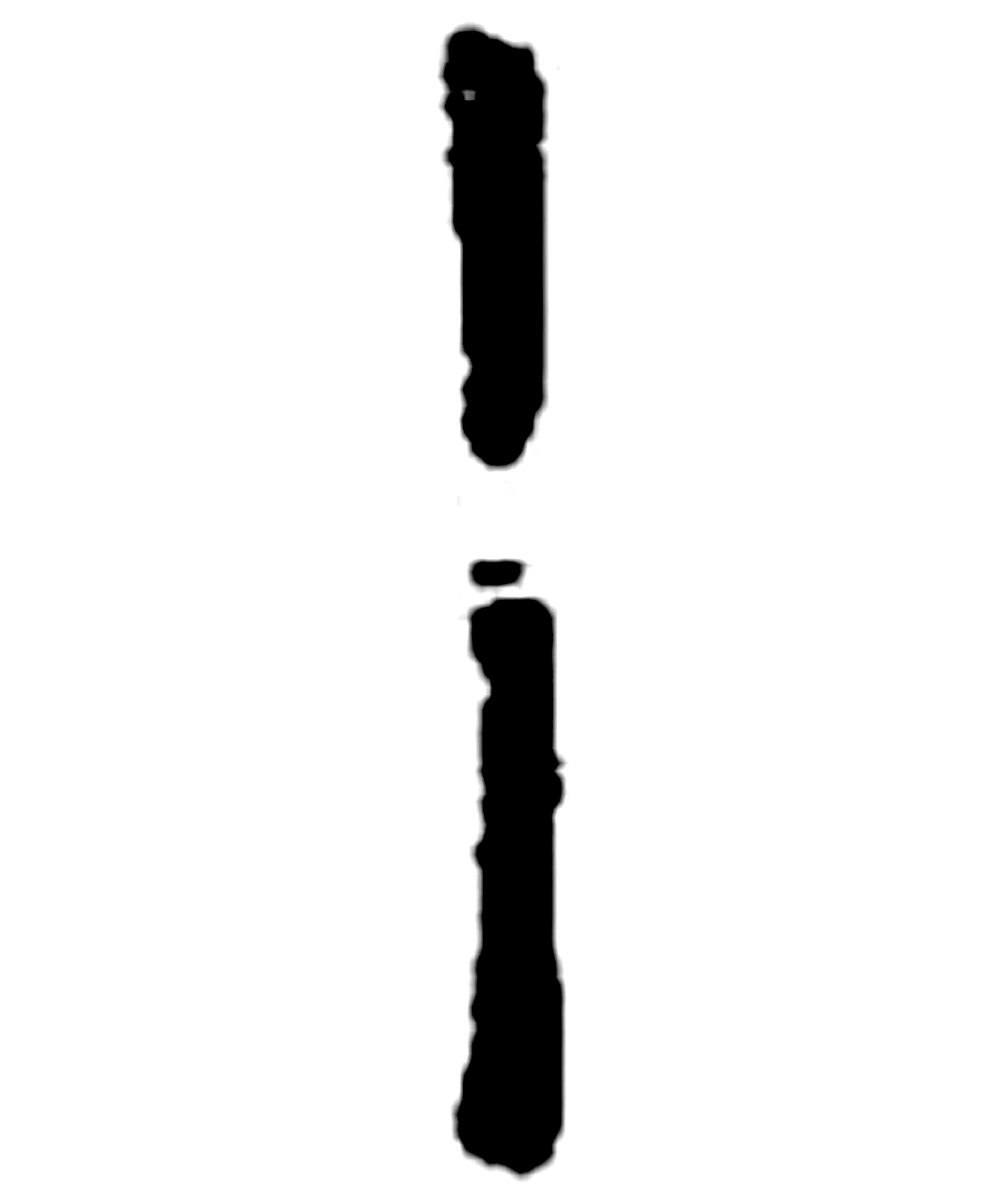
（3）尋閱：上習淫反。賈逵注《國語》云：尋猶用也。《方言》云：長也。郭注云：尋謂之長，法度之廣也。《說文》云：尋，繹理也，從工、口——工、口，亂也——、又、寸——分理之。會意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《開元釋教錄》第十八卷〕

（4）緗：上似林反。《說文》：尋，繹理也。從几工彐從寸，分理之。會意字也。轉註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二《（音）續高僧傳》第七卷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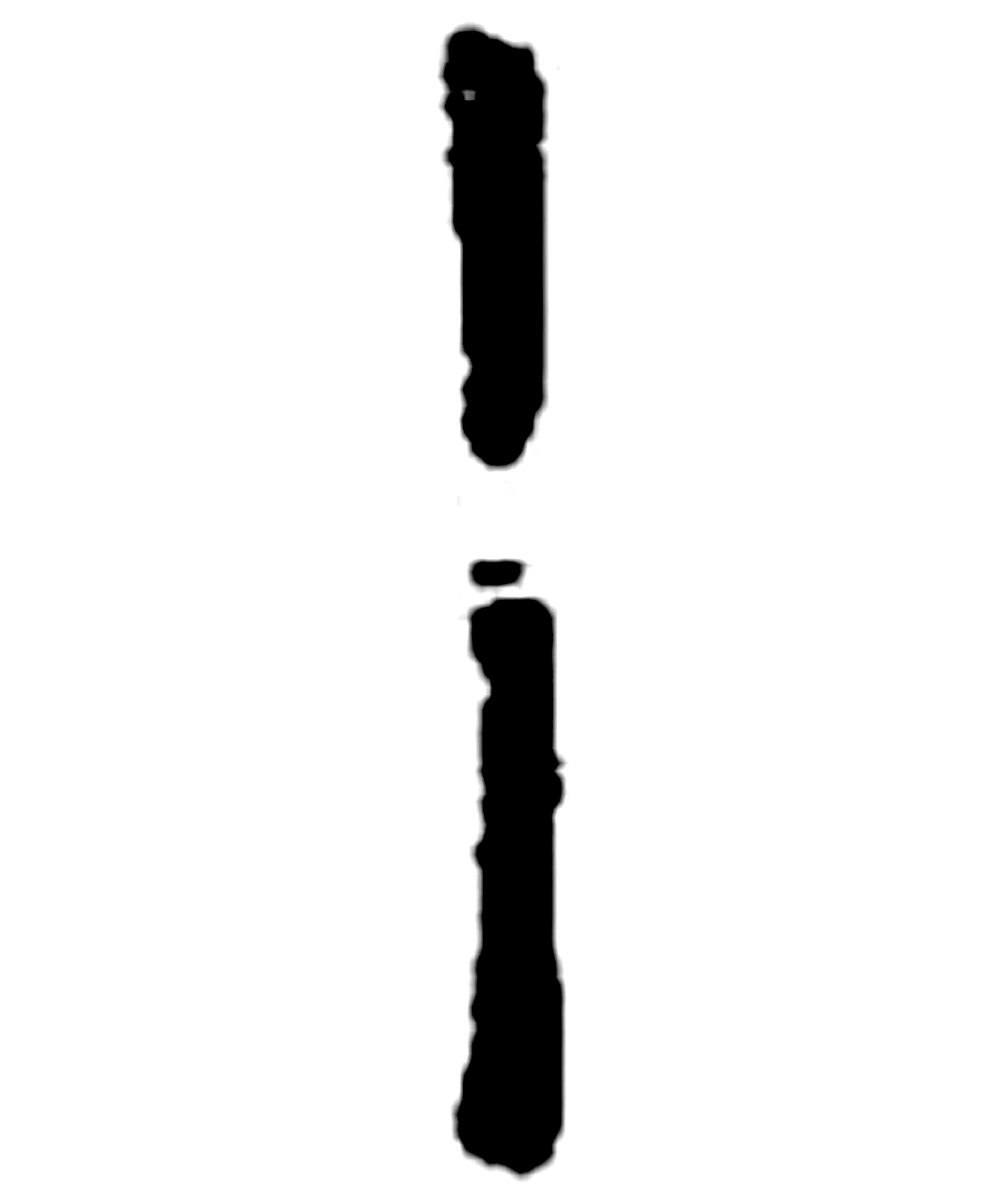
上引前三條皆明言“尋”字从“工”从“口”从“又”从“寸”，唯說解順序不一；而第四條則不同，云“從几工彐從寸”，徐時儀在“几”下注“几，據文意似作口”[[[20]](#footnote-19)]，以“尋”从“口”之常理改《慧琳音義》，實非。很可能第四條中僅“尋，繹理也”照錄或轉錄了《說文》，其後並非《說文》原意、更非其原文。我推測此段“從几工彐從寸”的說解可能出自《古今正字》。《古今正字》在解字後常言“會意字也”“轉注字也”“形聲字也”云云，而且慧琳引文或前後不一（原因未詳）。[[[21]](#footnote-20)]此段說解後既謂“會意字也”又謂“轉註字也”，竟兼言會意、轉註，與慧琳引《古今正字》多異文的情況相似，或可證其出處即此。另外第一條字頭亦作从“几”之形，故注文引“《說文》作尋”，是《說文》與字條不同之故，徐時儀改“《說文》作尋”之“尋”作“𢒫”[[[22]](#footnote-21)]，未審从“口”从“几”之別。

《慧琳音義》所引前兩條云“古文從肘作𡬰”、“古文作𡬰”，這種傳抄古文“𡬰”又見（《汗簡》引裴光遠《集綴》）、（《古文四聲韻》引崔希裕《纂古》）。《六書故》云“唐玄度、林罕云：古文从寸从尺”，不但誤引唐玄度，其所謂“从寸”也應是“从肘”之訛省，只是不知其誤在戴氏著書之時還是在戴書刊行以後。

《說文》“尋”字斷非从“几”。《六書故》云唐本“不从口而从几”絕非唐本《說文》正文，也不可能是唐本正篆如此。這段話可能是轉述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語中。“不从口而从几”可能只是唐本按語（或許與《古今正字》解說相同）、或晁說之對“尋”俗書从“几”的描述，戴氏誤以爲唐本《說文》如此。今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不存，晁氏所見唐本亦不可得見，實難質言。

［29］攸：，延秋切。（《說文》唐本曰：“水行攸攸也。”其中作①。徐本曰：“行水也。”其中作〈丨〉②，“从攴，从人，从水省。”（秦嶧山刻石文。）《傳》曰：“恤恤乎湫乎攸乎。”（按《說文》及秦刻石，此爲攸之本義，攸長、攸遠之義皆取此。唐本是也。若曰行水，則已有游字矣，徐本非也。）〔卷十五〕

〖校記〗

①，底本、清本如此，元本作，明校本作。

②，底本、清本豎筆皆中斷，元本、明校本則不斷。檢各本大徐本《說文》及李燾《五音韻譜》“攸”篆中豎皆連貫，知當從元本、明校本。

〖今按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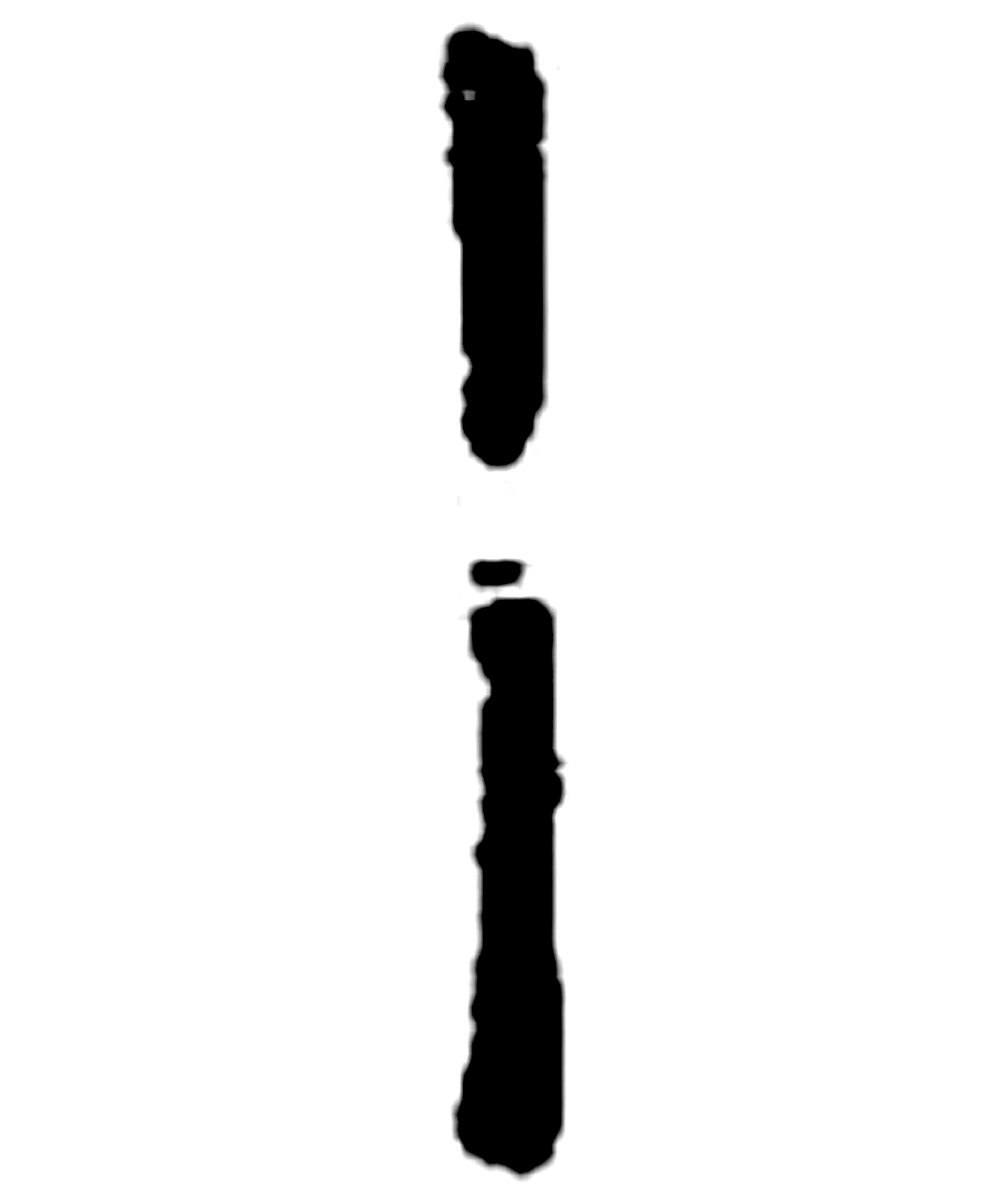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攸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攴部》：“，行水也。从攴从人，水省。徐鍇曰：攴，入水所杖也。，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攴部》：“，行水也。從、攴、人，水省。臣鍇曰：攴，入水所杖也。會意。延秋反。，秦刻石嶧山石文攸如此。”

是二徐本“攸”篆中豎筆皆不斷，且訓釋並作“行水也”。

（一）“攸”字篆體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云“攸”字“其中作”，而徐本“其中作丨”，當是就其篆體而言的，則戴侗所引唐本與大徐本“攸”字正篆有別。嚴可均、姚文田：《說文校議》卷三云：

攸：《六書故》弟十五引唐本作“水行攸攸也”，其中作。桉：唐本攸體與繹山刻石合，然偏旁從攸者廿餘見，恐唐本乃陽冰所改，非許舊文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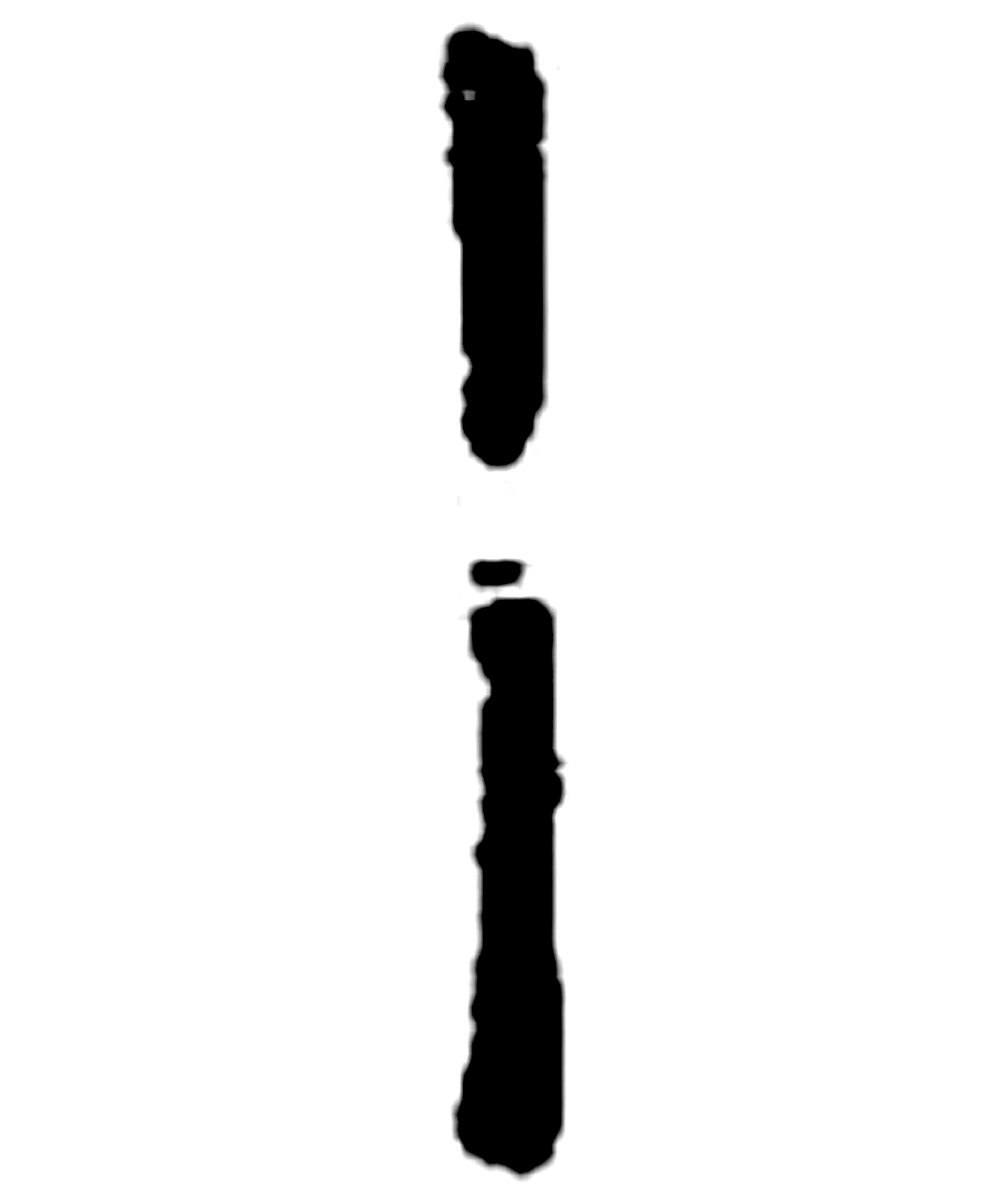
𣲏：及下〔引者按：《又部》“及”下云“古文及，秦刻石及如此”〕、也下〔引者按：《乁部》“也”下云“秦刻石文”〕秦刻石已屬校語，此更非詞例，當是校者附記，轉寫又變耳。桉：繹山文，鄭文寳作，申屠駉作，無作𣲏者。

嚴、姚二氏指出的數條意見都是卓識，詳下。

秦繹山刻石（長安本）中“攸”作，豎筆中斷。繹山碑長安本係由北宋鄭文寶據其師徐鉉摹本重刻，鄭、徐二人不可能不熟悉說文小篆，其重刻本“攸”篆體既與說文小篆有別，則必是存秦小篆舊貌無疑（此本存秦小篆舊貌典型者如“高”“顯”“成”“長”等）。由此可見，豎筆中斷者當是秦小篆“攸”字，與之相對，連貫者則是說文小篆。至於所謂會稽刻石（錢泳重刻申屠本拓本）“攸”作，顯然出自說文小篆，不可以爲據（此拓本中“平”“并”等字亦用說文小篆）。唐李陽冰《遷先塋記》“攸”作，中筆連貫，也當是用說文小篆。

嚴、姚二氏認爲許氏舊篆“攸”作中連之形，這是對的，但他們的根據是《說文》“偏旁從攸者廿餘見”皆作中連之形。實際上，根據《說文》全書偏旁論證正篆原貌的做法並不完全堅實可靠，因爲有可能《說文》中全部的篆形都已被修改了，例如今存二徐本《說文》中的“衣”字正篆以及所有从“衣”之字皆作形，已全失許氏所謂“象覆二人之形”的舊篆原貌。這是追求許書舊貌的學者們應當注意的。

此外，嚴、姚二氏根據《說文》中“秦刻石如此”云云不合許書體例，指出其文爲《說文》校者附記，所言甚是。後來唐蘭也說“攸”下“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”等文字“和《說文》詞例不合，也是唐時校《說文》的人所附記”[[[23]](#footnote-22)]。我懷疑不但“攸”“也”“及”三處秦刻石如此云云的注文非許書舊文，連《說文》中“攸”“也”二字下所出秦刻石篆文也都是後人補增的。[[[24]](#footnote-23)]《說文》中或許本無秦刻石之文，其“攸”字僅有正篆作。唐人既依秦刻石補綴、修改《說文》，則於正篆後加秦刻石文作；至二徐本竟訛其左旁爲“水”而作形。嚴、姚二氏說“攸”篆豎筆中斷者並非許慎舊文，甚是。不過改竄者不必遽定爲李陽冰，唐時傳習《說文》而改其文者想必頗多，李陽冰僅是其中最著名者而已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攸”字“其中作”，以與大徐本“其中作丨”相對，則其所言應是唐本正篆如此，而非唐本正篆之後的秦刻石文如此。不知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（或即晁說之所見）“攸”字正篆下是否更另有一秦刻石文作？若無之，則此唐本應是大徐刊定之前唐人據秦繹山刻石文改《說文》正篆之本。

（二）“攸”字訓釋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云“攸”“水行攸攸也”，與二徐本並訓“行水也”有別，由於缺乏可對比的材料，不知何者更合乎舊貌。俟考。

［30］徇：，辤閏切。周告也。《書》曰：“遒人㠯木鐸徇于路。”《周語》曰：“王則大徇。”（又作𢓈。唐本“旬聲”，徐本“勻聲”。）〔卷十六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𢓈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彳部》：“𢓈，行示也。从彳，勻聲。《司馬法》：斬以𢓈。詞閏切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彳部》：“𢓈，行示也。從彳，勻聲。《司馬法》：斬以𢓈。臣鍇曰：且斬且行以令於衆也。今人作徇。詢順反。”

是二徐本正篆皆作“勻”聲之“𢓈”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𢓈”“徇”字條：

（1a）徇園：辭俊反。徇猶巡也。《爾雅》：徇，遍也。《說文》：徇，行示也。徇亦循也。經文從人作侚。侚，疾也。侚非經旨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三《長壽王經》〕

（1b）徇園：上巡俊反。《考聲》云：徇，求也。從也。顧野王云：徇，齊也。《說文》從彳旬聲。彳音丑赤反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五《長壽王經》〕

（2）遍徇：又作𢓈，同。辝遵反。《尚書》：乃𢓈師而誓。孔安國曰：𢓈，循也，亦巡行也。行走宣令曰徇。《說文》：行示曰徇。《爾雅》：徇，遍也。字從彳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二《義足經》上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五同〕

（3）徇令：辭俊反。徇猶巡也。《爾雅》：徇，遍也。《說文》：徇，行示也。徇亦循也。字從彳——音恥亦反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八《立世阿毗曇論》第八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三同〕

（4）不徇：旬俊反。《尚書》云：徇于貨色。孔安國曰：徇，求也。《鵩鳥賦》云“貪夫徇財，列士徇名”是也。《廣雅》：述也。《韻英》云：自衒名行日徇。《說文》正體作𢓈。從彳勻聲。或作徇，亦通。彳音丑尺反，匀音聿均反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四百九十卷〕

上引前三條出自玄應者引《說文》皆用“徇”字，尤其第二條明言“《說文》從彳旬聲”；而末一條出自慧琳者則說“《說文》正體作𢓈。從彳勻聲”，與玄應不同。可能唐時《說文》已有作“勻”聲之“𢓈”、“旬”聲之“徇”的異本。

又檢《名義·彳部》：

𢓈：辞峻反。循丶（也），巡丶（也），從丶（也），行丶（也），偏丶（也），示丶（也），述丶（也），略丶（也）。

徇：巳約反。倚度，橫木渡水也。

上引諸訓是顧野王《玉篇》廣引諸書訓詁的略文，“𢓈”在“徇”字之前，且“𢓈”下“行也”“示也”蓋本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，則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或許作“𢓈”。

綜上所述，南朝梁顧野王、唐慧琳等所見《說文》正篆或作“勻”聲之“𢓈”，而唐玄應等所見或作“旬”聲之“徇”，至二徐本則作“𢓈”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徇”，與玄應等所見相合，似爲大徐刊定前《說文》舊貌之一。

［31］衛：，于劌切。護行也。《易》曰：“日閑輿衛。”（《說文》曰：“宿衛也。”唐本“从行从韋”。徐本“从韋从帀从行。行列衛也。”）〔卷十六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䘙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行部》：“衞，宿衞也。从韋、帀，从行。行列衞也。于歲切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行部》：“衞，宿衛也。從韋、帀、行。行列衛也。臣鍇曰：韋，周圍也。此會意。于歲反”

是二徐本正篆皆作“䘙”字皆从“韋”从“帀”从“行”。

唐玄度《九經字樣·彳部》：“䘙、衞：宿衞也。從韋從帀從行。行列也。上《說文》。下隷省。”又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䘙”字條：

（1）擁衛：下榮喙反，王弼注《易》：衛，護也。《說文》：宿衛也。從行——行，列也——從韋從帀。守禦也。今隸書略云〈去〉帀作衛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四百八十卷〕

（2）翼䘙：下榮穢反，王弼注《易》云：護也。《爾雅》：邊隀也。郭璞云：營衛守禦在外垂也。《說文》：宿衛也。從韋從帀從行。行列周帀曰衛。今從省作衛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一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序》〕

上引《九經字樣》以及《慧琳音義》兩條引《說文》皆明言从“韋”从“帀”从“行”（唯慧琳第一條說解次序有別），蓋唐時舊貌如此，與二徐本相同。《說文》舊貌必作“䘙”無疑，“衞”“衛”是其隸省。

玉篇系字書中，《名義·行部》對應《說文》之字作“衛”，而無“䘙”字；宋本《玉篇》則作“衞”而無“衛”字，未詳《玉篇》原貌如何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云“从行从韋”，不言“从帀”，顯是就隸楷省“帀”之“衛”形立論，非許書舊貌。或許此句“从行从韋”實爲唐本中案語，戴侗不分正文、按語，徑引爲唐本曰。

《古今韻會舉要·霽韻》引小徐本作“宿衞也，从韋，帀也。从行，行列也”，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二由此云“據此則小徐篆作衛，與唐本〔引者按：指《六書故》所引〕同。”其說顯非。《韻會》所引“帀”後之“也”顯爲衍文，不可據此與唐本印合。

另外，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行”後附說解“行列衛也”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二云：“《九經字樣》列下無衛字，葢古本如此。此言宿衛之有行列，以釋从行之義。古無稱列衛者，今本之誤衍顯然。《韻會》亦無衛字，是小徐本尚不誤。”甚是。今本“行列衛也”之“衛”當是衍文。

［32］駓：，鋪悲切。（《爾雅》曰：“黄白襍毛，駓。”郭氏曰：“今桃𠌶馬。”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黄馬白毛。”唐本曰：“黄馬白襍毛”。）〔卷十七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駓”字皆訓釋作“黃馬白毛也”，《集韻》《類篇》引以及《五音韻譜》皆同；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則作“黄馬白色”。

檢玉篇系材料：

《名義·馬部》：“𩣚，蒲悲反。黄白丶（也）。”

《新撰字鏡·馬部》：“𩣚，蒲悲反。馬黄白雜毛。”

上引《名義》“黄白也”應是對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爾雅·釋畜》或《說文》語的節略。《新撰字鏡》反切與《名義》相同，可見這條應出自《玉篇》，其“馬黄白雜毛”可能是顧氏引《說文》的全錄，由此可推測南朝梁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或即作“馬黄白雜毛”。還有一點值得注意，《名義》《新撰字鏡》字頭皆作“𩣚”，蓋顧野王《玉篇》字條即作“否”聲之“𩣚”。如果這是沿襲《說文》字頭，則《說文》正篆當作“𩣚”，說解當作“從馬，否聲”。

《說文·馬部》除“駓”之外言“雜毛”者有四：“騢，馬赤白雜毛”、“騅，馬蒼黑雜毛”、“駰，馬陰白雜毛”、“驄，馬青白雜毛也”，準此可知大概許書訓釋舊貌確應作“馬黄白雜毛”。

今本《說文》“黃馬白毛也”，桂馥《說文義證》已指出“當云馬黄白雜毛也”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則改訓釋作“黃白襍毛也”，注曰：“各本作黃馬白毛。今正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‘黃馬白襍毛’。此唐本衍馬字，淺人不刪馬字而刪襍字耳。”其說顯有問題，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卷十已指出段改非是，云：“《爾雅》云‘黃白襍毛駓’者，因上下文皆說馬，故馬字可省。若解字但云‘黃白襍毛’，則文義不明矣。戴氏所引唐本較勝，然當云‘馬黃白襍毛’，段反以馬字爲衍，非所知矣。”其說甚是，“駓”下不可無“馬”字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黄馬白襍毛”，與上述推測的《說文》原貌及南朝梁舊本“馬黄白雜毛”不同，亦與二徐本“黃馬白毛也”有別，不知是戴侗轉引有誤，還是晁說之所見唐本確即如此；若唐本確作“黄馬白襍毛”，則似是糅合《爾雅》“黄白雜毛駓”與《說文》作“駓，黃馬白毛也”者而來。

［33］駔：，子朗切。（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牡馬也。一曰馬蹲駔也。”唐本曰：“奘馬也。”《爾雅𥼶》曰：“秦晉謂大爲奘。”）〔卷十七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駔”字皆訓釋作“牡馬也，一曰馬蹲駔也”，二義皆有問題，下分述之。

（一）牡馬也

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改“牡馬也”作“壯馬也”，注曰：

壯各本作牡，今正。李善《文選注》引皆作壯，戴仲達引唐本《說文》作奘馬也，皆可證。此猶牙下壯齒譌牡齒耳。《士部》曰：壯者，大也。《介部》：奘者，駔大也。《釋言》曰：奘，駔也。郭云：今江東呼爲大駔而猶麤也。按：駔本大馬之偁。引伸爲凡大之偁。故駔篆下云奘馬，而奘篆下伹云駔大。許書義例之精密如此。

李善注《文選》三引《說文》“駔”如下：

（1）《文選·左思〈魏都賦〉》“燕弧盈庫而委勁，冀馬填廐而駔駿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駔，壯馬也。”

（2）《文選·顏延之〈赭白馬賦〉》：“於時駔駿，充階街兮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駔，壯也。言駔駿之馬充於階街也。《魏都賦》曰：‘冀馬填厩而駔駿。’王逸《楚詞注》曰：‘駔駿，馬名也。’”

（3）《文選·劉峻〈廣絕交論〉》“附駔驥之旄端，軼歸鴻於碣石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駔，壯馬也。”

上引第一、三條皆引《說文》作“壯馬也”；第二條作“壯也”，或脫“馬”字。段氏謂今二徐本並訛“壯馬也”作“牡馬也”是也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奘馬也”，又較李善所引多从一“大”字。清代不少說文學家據此認爲“壯馬也”仍非許書原貌。桂馥《說文義證》：“《說文》原訓奘馬，初譌爲壯，又譌爲牡。”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：“今本牡字乃奘字之誤，葢奘省壯，壯又誤爲牡耳。”按《說文·大部》：“奘，駔大也。”雖與“駔”密切相關，但許書釋義用“壯”而不用“奘”，如《牙部》“牙”下作“壯齒也”（今本訛作“牡齒”）而不作“奘齒也”。似乎“壯馬也”才應是許書舊貌，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雖較二徐爲優，然亦非舊貌。

（二）一曰馬蹲駔也

這裡附帶一提《說文》“駔”下一曰的問題。

《漢書·貨殖傳》：“子貸金錢千貫，節駔儈。”顏師古注：“儈者，合會二家交易者也。駔者，其首率也。”

《後漢書·郭泰傳》：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。”李賢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駔，會也。謂合兩家之賣買，如今之度市也。”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八：“駔儈：《說文》曰：‘駔，馬儈也。’”

又檢《慧琳音義》：

（1）駔馬：賦朗反，《考聲》：駔謂今之馬行和巿人也。《呂氏春秋》云：段干木爲晉國之駔也。《說文》從馬且聲。且音即余反。”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八《廣弘明集》第十九卷〕

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改“一曰馬蹲駔也”爲“一曰駔會也”，注云據《後漢書》李賢注校改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亦云：

又案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注引“駔，會也。”《御覽》八百二十八資産部引“儈，駔馬也。”本書無儈字，儈即會字之别。此引當作“駔，馬會也”。傳寫者從俗作儈，又誤倒其文耳。葢古本作“一曰駔，馬會也”。今本“馬蹲駔”三字義不可通，乃傳寫之誤。

沈說是也。“駔”从“馬”，以許書體例宜加綴一“馬”以顯其部首義。《說文》下一曰應作“一曰馬會也”或“一曰駔，馬會也”，今二徐本作“一曰馬蹲駔也”不知從何而來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未言一曰，不知是否有之。

［34］豲：，胡官切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豕屬也”，徐本曰：“逸也。《周書》曰：豲有爪而不敢㠯撅。讀若桓。”）漢天水郡有豲道。（别作貆、䝠、獂。）〔卷十七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豲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豕部》：“豲：逸也。从豕，原聲。《周書》曰：豲有爪而不敢以撅。讀若桓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豕部》：“豲：逸也。從豕，原聲。《周書》曰：豲有爪而不敢以撅。讀若桓。”

是二徐本訓釋皆作“逸也”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則作“豕之逸也。从豕，原聲。”

檢玉篇系材料“豲”字：

《名義·豕部》：“豲：胡端反。豕属。”

《新撰字鏡·豕部》：“豲：胡端反。豕屬。”

《玉篇·豕部》：“豲：乎官切。豕屬。又縣名。”

上引三書之“豕屬”應是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，然則南朝梁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即作“豕屬”。

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改訓釋作“豕屬也”，注云：“三字依戴氏侗《六書故》所偁唐本，葢晁氏說之所據也。《篇》《韵》皆云：‘豲、豕屬。’則爲唐本信矣。二徐本皆云‘逸也’，乃以下文‘逸周書’割一字爲之。《韵會》又增之云‘豕之逸也’，更可笑矣。”段說甚有理質。清代說文學家亦多持此說，以爲《說文》舊貌當作“豕屬也”。

《說文·豕部》“豲”前一字“豠”即訓“豕屬”，此字亦爲“豕屬”，故二字得以連屬。今二徐本“豲”訓“逸也”斷非許書舊貌，當確如段玉裁所說實即下文《逸周書》之“逸”舛入訓釋。雖然此字之後“豨”訓“豕走豨豨”、“豖”訓“豕絆足行豖豖”，似皆有走意，但“逸也”不足以从“豕”，《韻會》因此又加訓作“豕之逸也”，誤之遠矣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豕屬也”，顯然優於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逸也”，且似與顧野王所見本相合，存大徐刊定之前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［35］默：，密北切，犬不鳴也。（《說文》唐本曰：“犬潛逐人也。”）〔卷十七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默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犬部》：“默，犬暫逐人也。从犬，黑聲。讀若墨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犬部》：“默，犬暫逐人也。從犬，黑聲。讀若墨。（臣鍇曰：犬黙無聲逐人。）”

二徐本訓釋皆作“犬暫逐人也”。《廣韻》《集韻》《類篇》等引《說文》、及《五音韻譜》同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中涉及“默”字者如下：

（1）嘿然：忙北反。顧野王云：嘿，不言也。應劭云：嘿嘿，自不得意也。《古今正字》從口黑聲。亦作默。《考聲》作嘿，云：嘿嘿，志不遂也。或作默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十《寶星經》第一卷〕

（2）恬默：下忙北反。顧野王云：默，不言也。《字書》：静，不言也。《說文》從犬黑聲。案：静獸之默，從口作嘿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九《不空羂索經》第三卷〕

（3）默赮：上瞢北反。或作嘿，俗字也。《聲類》：默，靜不言也。《說文》云：犬暫逐人也。從犬黑聲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一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》第三十一卷〕

（4）默然：上懵北反。懵音墨崩反。《字書》：默，靜也。不言也。《古今正字》：犬不吠蹔逐人也。從犬黑聲。經文作嘿，俗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八《經律異相》第十八卷〕

（5）憫默：下懵北反。《考聲》云：憫默者，情有所傷而不言也。《韻詮》云：憫亦默也。從心閔聲也。《考聲》云：默，靜也。從犬黑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九《高僧傳》第六卷〕

（6）緘嘿：下瞢北反，寂嘿無聲也。或從犬作默，亦同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《高僧傳》第八卷〕

（7）㥏𭟓：下音墨。應劭注《漢書》云：嘿嘿，不息〈自〉得意。顧野王云：不言也。《說文》從犬作默，云：大〈犬〉慙〈暫〉逐人。從犬黑聲。傳文從心作𭟓，非也，無此字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《高僧傳》第十四卷〕

（8）㥏嘿：下忙北反。顧野王云：嘿謂不言也。《說文》或爲默字也。集從心作𭟓，非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九《廣弘明集》第二十四卷〕

上引第三、七條明引《說文》“犬暫逐人也”，蓋慧琳等所見《說文》如此，與今二徐本同。第四條引《古今正字》：“犬不吠蹔逐人也。”此文可能是變用《說文》，然則初唐張戩所見《說文》“默”亦云“暫”，蓋與慧琳所見同。由此可知唐時《說文》多作“犬暫逐人也”。

《名義·犬部》有“嘿”無“默”字，不知是空海（或其所本唐代《玉篇》）誤脫此字，還是顧野王《玉篇·犬部》固無“默”字。[[[25]](#footnote-24)]又《新撰字鏡·黑部》：“默，亡北反。靜。”貞苅伊德認爲此條出處不詳，[[[26]](#footnote-25)]不知是否出自《玉篇》，俟考。《玉篇·犬部》：“默，亡北切。犬暫逐也。亦爲嘿靜字。”其字在“猝”“㺌”“猩”“狌”之後，次序與二徐本《說文·犬部》在三字之前略有不同；其訓又較《說文》少一“人”字。若顧氏《玉篇》本無“默”字，則此字應是唐時孫強所增補，且顧氏所見《說文》有無“默”字則成一問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犬潛逐人也”，與唐慧琳所見《說文》作“犬暫逐人也”不同，雖然這一訓釋更合“默”字之義，但它是否爲唐代異本則不可知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據《六書故》所引，云“今本暫字乃潛字之誤”、“今本乃後人所攺”，恐非，至少它不是二徐改的。

［36］龍：，力鍾切。鱗蟲之長，囦居而天行。（《說文》唐本：“从肉从飛及童省。”徐本曰：“从肉飛之形，童省聲。”又曰：“象夗轉飛動皃。”）（遲父鍾象形）。、（並古文）。〔卷十八〕

〖校記〗

①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皆如此，元本則作，人面無豎線而有嘴。檢諸遲父鍾宋摹本（或篡改作“龍”，非），知當從元本。[[[27]](#footnote-26)]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龍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龍部》：“龍：鱗蟲之長。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。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从肉，飛之形，童省聲。凡龍之屬皆从龍。（臣鉉等曰：象夗轉飛動之皃。力鍾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龍部》：“龍：鱗蟲之長。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。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從肉，飛象形，童省聲。凡龍之屬，皆從龍。（臣鍇曰：，肉飛也。）”

此外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：“龍，鱗蟲之長。从肉，肉飛之形。童省聲。”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改解說作“从肉。肉飛之形。童省聲”，注云“肉二字依《韵會》補，無此則文理不完。”按段氏所改恐非《說文》舊貌。若《說文》正文即有“肉飛之形”，徐鍇案語何必言“，肉飛也”？是可知徐鍇所見《說文》必無“肉飛”云云之語。鈕樹玉《段氏說文注訂》卷六云：“《韻會》因鍇曰‘，肉飛也’，故增此二字，非許書也。”所言甚是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《希麟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龍”字如下：

（1）蛟龍：下龍字。《說文》云：鱗䖝之長，能幽能明，能巨能細，能短能長。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淵。若飛之形，從肉從童省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八《大雲輪請雨經》上卷〕

（2）蛟龍：下力鍾反。《說文》云：鱗蟲之長也，能幽能明，能巨能細，脊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也。，飛形，從肉從童省聲也。或從尨作，俗也。〔《希麟音義》卷六《大雲輪請雨經》上卷〕

由此可知慧琳所見《說文》作“若飛之形，從肉從童省聲”，而希麟所見本則作“，飛形，從肉從童省聲”，皆與二徐本相近。以慧琳、希麟所引覈之，大徐“飛之形”較小徐“飛象形”更合舊貌，且二書皆省去此小句的說解對象“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从肉从飛、及、童省”，與慧琳、希麟所引以及二徐本說解迥異，顯非《說文》舊貌，應是後人新解，不知是否爲晁說之所見唐本按語，而戴氏轉引已不分正文、按語。此句文意亦費解，諸家說之如下：

段玉裁《說文注》卷十一：“按从飛、謂飞。飛省也。从及，謂𢎜，反古文及也。此篆从飛，故下文受之以《飛部》。”

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一：“《六書故》云：‘唐本从肉从飛及童省。’葢古本如此。以篆體論之，左上从童省；右旁上，反古文及也；謂从飛省也。許書象形字每云象某之形，今云从肉飛之形，語頗不詞，乃二徐妄改。”

鈕樹玉《段氏說文注訂》卷六：“及者，蓋逮及，非反古文及。”

徐承慶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卷十五：“从肉二字句。飛之形，徐鉉謂象夗轉飛動之皃，非也。謂从飛字之形，下云童省聲，文義甚明，並無不完。《韻會》妄增肉二字，《六書故》所偁唐本又妄加从、及，皆不足據。”

段氏說“及”爲古文“𢎜”，並又謂其反形，其弟子沈濤亦持此說；鈕樹玉則謂及逮及義。鈕說顯非；段說亦牽強，然不知是否合乎說者之意。徐承慶徑謂《六書故》引此條唐本不足據，蓋得許書之真。

［37］龕：，口含切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龍皃也。”徐本“合聲”，唐本“今聲”。鼂氏曰：“从今乃𠭁聲。”）〔卷十八〕

〖今按〗

大徐本《說文》“龕”云“从龍合聲”，小徐本亦云“從龍合聲”，並以“龕”爲“合”聲之形聲字。

《九經字樣·雜辨部》：“𪚕，龍皃也。從龍從今聲。作龕訛。”此處當是唐玄度襲用《說文》，可知其所見《說文》作“𪚕，龍皃也。從龍今聲。”

檢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龕”字說解十五條如下：

（1）龕室：坎含反。《考聲》云：鑿山璧爲坎也。《說文》：龍皃。從今從龍。俗從合，誤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五《大寶積經》第一百二十卷〕

（2）龕室：上苦含反。《廣雅》：龕，盛也，取也。《尚書大傳》：龕，剋也。案：龕室者，如今之檀龕之類也。於大塔四面安其小龕如室，故言龕室。此小室中有種種形皃，如檀龕像也。《說文》從龍含省聲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十七《妙法蓮華經·見寶塔品》〕

（3）若龕：下坎含反。《考聲》云：龕，鑿山壁爲坎也。《說文》：龍皃也。從龍今聲。經從合作龕，誤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《道神足無極變化經》第三卷〕

（4）龕室：上坎含反。《道神足經》第三卷巳釋訖〔引者按：指上一條〕。經從合作龕，非者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《寶雨經》第八卷〕

（5）𪚕窟：上坎甘反。《廣疋》：𪚕窚（音成），坎也。《考聲》云：鑿山壁爲龍。《說文》：龍皃也。從今龍也。經從合作龕，非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六《大日經》第七卷〕

（6）安龕：下坎含反。《考聲》云：鑿山壁爲坎，安佛像也。《廣雅》：龕，盛也。《說文》從龍從含省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一《苾芻尼律》第十卷〕

（7）龕堀：上坎含反。《考聲》云：龕，鑿壁山爲坎也。《廣雅》云：龕，盛也。《方言》云：受也。《說文》云：龍皃也。從龍今聲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六《集異門足論》第八卷〕

（8）靈龕：苦甘反。《考聲》：鑿山壁爲坎也。《廣雅》：龕，盛也。《文字典說》：著佛像處也。從龍今聲。俗從合作龕，非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九《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》第一百一十九卷〕

（9）𪚕別：上音堪。《廣雅》云：𪚕即盛也。《文字典說》云：著佛處也。從今從龍，會意字也。録文從合作龕，俗字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《開元釋教錄》第六卷〕

（10）杜𪚕：下坎含反。正龕字，人姓名也。録從合作龕，俗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一《三寶感通傳》中卷〕

（11）石龕：坎含反。《廣雅》：龕，盛也。案：石龕者，山巖中淺小石窟也。《說文》：龍皃。從龍從含省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二《西域記》第三卷〕

（12）甎龕：勘合反。《廣雅》：龕，盛也。《說文》：龍皃也。從龍含省聲。傳從合，非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三《大唐三藏玄奘法師本傳》第三卷〕

（13）巖龕：上牙監反，下勘甘反。《廣雅》：龕，盛也。《說文》從龍含省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一《續高僧傳》第一卷〕

（14）爲龕：下坎甘反。《韻詮》云：龍穴也，土室也。《韻英》云：龍皃也。《說文》：著佛像處。從龍從含省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三《續高僧傳》第十四卷〕

（15）爲龕：苦甘反。《廣疋》云：龕，盛也。《文字典說》云：所以著佛象處也。從龍今聲。從合作𪚕〈龕〉者，非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七《廣弘明集》第二卷〕

從上引諸條看，慧琳等顯然以“𪚕”爲正，而斥“龕”非也。但各條下引《說文》卻多有異文，需要加以分析，下分述訓釋和說解兩部分：

（一）龍皃、著佛像處

第一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二條引《說文》皆訓“龍皃”或“龍皃也”，與今二徐本以及《九經字樣》相合；唯第十四條引《說文》作“著佛像處”，顯然是以別書爲《說文》。此訓又常見張戩《文字典說》，故可推測此處必是以張戩之書爲《說文》，出處應在張氏所著《古今正字》《文字典說》《文字釋要》三書之中。

（二）從龍今聲、從今龍、從今從龍、從龍含省聲

除去第十四以張戩之書爲《說文》不論，第三、七條引《說文》作“從龍今聲”，與《九經字樣》相合；第一條引作“從今從龍”，第五條作“從今龍”；而第二、六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作“從龍含省聲”。上引《說文》九條說解中，以“𪚕”爲“含”省聲者竟然多達五條，如果說與《九經字樣》相合的“從龍今聲”出自《說文》，那麼“從龍含省聲”難道是慧琳等所見《說文》有異本？其實還有一種可能，即所謂“從龍含省聲”實際是出自另一類說文類字書（含字理分析），慧琳習慣或錯誤稱之爲《說文》而已。最關鍵的證據在於：從訓釋可以看出是以張戩之書爲《說文》的第十四條中，說解恰作“從龍從含省聲”，應即冠張戩的訓釋、說解以《說文》之名。[[[28]](#footnote-27)]總之，《慧琳音義》引所謂《說文》把“𪚕”分析爲“含省聲”或會意的說解，都可能並非許慎《說文》，而是來自別書——可能就是張戩的說文類字書。不過，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確實是引自一本“許慎《說文》”，只是這個本子中的說解已被其他說文類字書的說解“侵蝕”了。該問題還很難說清楚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今聲”並附晁說之按語，顯然出自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。晁氏所見唐本與唐玄度及慧琳所見本相合，而與二徐本不同，顯然保留了大徐刊定之前的《說文》舊貌。

晁說之曰“从今乃𠭁聲”，取所見唐本而捨大徐本，這可能是源於他對諧聲聲調的考察。中古“今”聲字幾乎全讀舒聲，而“合”聲字則讀入聲，其聲調判然有別。可能晁氏審察到了其間的分別，故信從所見唐本作“今”聲之說。

［38］麈：，止庾切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麋屬。”唐本曰：“大力一角。”）佀鹿而大尾，可爲拂辟塵。〔卷十八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麈”皆僅注“麋屬”，《集韻》《類篇》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《說文》以及《五音韻譜》並同，蓋二徐本原貌如此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麈”字（並附兩條玄應先撰慧琳添修）如下：

（1a）麋麈：忘悲反，以冬至解角者也。《說文》：鹿屬也。下之乳反。似鹿而大，尾可以爲拂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三《罪福報應經》〕

（1b）麋麈：之乳反。以冬至解角者也。《說文》：鹿屬也。〔引者按：此二句應爲玄應注“麋”之義，誤入“麈”下。〕似鹿而大，尾可以爲拂也。此皆古文云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七《罪福報應經》〕

（2a）麋麈：莫悲反。《說文》鹿屬也，冬至解角者也。下之庾反。《山海經》云：荆山多麈。郭璞曰：似鹿而大，尾可爲帚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四《大灌頂經》第九卷〕

（2b）麋麈：下朱乳反。郭注《山海經》：麈似鹿而大也。《聲類》云：尾可以爲帚也。《說文》：鹿屬也，大而一角也。從鹿主聲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一《大灌頂經》第九卷〕

（3）麈尾：朱庚反。郭注《山海經》云：𧐠似鹿而大。《聲類》云：尾可以爲帚。《說文》從鹿主聲。論文從土作塵，誤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四《集古今佛道論衡》第四卷〕

（4）𦎃麈㞑：次朱與反。郭注《山海經》云：麈似鹿而大者也。《聲類》云：麈尾可爲扇也。《晉書》云：王夷甫甞執玉柄麈尾，與手不别也。《說文》云：麈，鹿屬也，大而一角。從鹿主聲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九《續高僧傳》第四卷〕

（5）兎麈：下音主。《說文》：鹿屬也，大而一角。從鹿主聲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一百《止觀》下卷〕

由上引慧琳各條可知其所見《說文》作“麈，鹿屬也，大而一角。從鹿，主聲。”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〇六：“《說文》曰：麈，鹿屬也，大而一角。”與慧琳所引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大力一角”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：“《御覽》九百六獸部引：‘麈，鹿屬也，大而一角。’葢古本如是。麋亦鹿屬，不應别出麋屬。本部麞、麋，《玉篇》亦作‘鹿屬’，則知今本麋字乃傳寫之誤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曰：‘大力一角。’力乃而字之誤。”沈說甚是，已得許書舊貌。《六書故》所引似存大徐刊定之前舊貌而有訛字。唐本“大力一角”前應還有文字，但其文作“鹿屬”或“麋屬”已不可考。

［39］鴈：，五晏切（《說文》徐本曰：“鵞也。从鳥从人，厂聲。”唐本曰：“从仄从鳥。”徐鉉曰：“从厂从人，義無所取。當从雁省聲。”），音同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从人，厂聲，讀若鴈。”徐鉉曰：“雁知旹鳥㠯爲摯，故从人。”按：二字重复，而其義皆不可曉。《說文》㠯鴈爲鵞，佀㠯爲人畜，故从人。然於雁亦不通。）〔卷十九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鴈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鳥部》：“鴈，䳘也。从鳥、人，厂聲。（臣鉉等曰：从人从厂，義無所取。當从雁省聲。五晏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鳥部》：“鴈，鵝也。從鳥、人，厂聲。（臣鍇曰：或云鴈足似人也。迎諫反。）”

是二徐本說解皆以“鴈”爲从“鳥”“人”，“厂”聲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鴈”字如下：

（1）鴻：下顔諫反，或作鴈，同。《毛詩傳》云：大日鴻，小日鴈。案：鴻鴈者，隨陽鳥也。《禮記·月令》云：季秋之月，鴻來寶。是鴈每至秋初，引子南遊，將避霜雪，春初逐北以避炎暑。《說文》：鴈，鹅屬也。亦名鴚加。《方言》：自關而東謂鴈爲鴚，南楚之外謂之倉鴚。今江東人呼鴈爲鴚鵝。或作歌，古字也。或作鴽，《子虚賦》曰白鵠連鴽鵝是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三百九十八卷〕

（2）鳧：下顔莧反。或作鴈，同。《毛詩》：大曰鴻，小曰𩾦，隨陽鳥也。《說文》：鴈，鵝屬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五百七十一卷〕

（3）鳬：下顔諌反。或作鴈，二體同。《毛詩傳》云：大曰鴻，小曰鴈。《說文》云：鵝屬也。從鳥從人厂聲。案：鴻鴈者，隨陽鳥也。《禮記·月令》曰季秋之月，鴻鴈來賔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一《大寶積經》第一卷〕

由上引諸條可知慧琳等所見《說文》當作“鴈，鵝屬也。從鳥從人厂聲。”與今二徐本相近而略有不同，二徐蓋脫“屬”字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从仄从鳥”。徐灝於《說文解字注箋》卷四：“葢雁行有傾仄之勢，故取其意也。”此說恐穿鑿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四：“然从仄義又何所取邪？”王筠《說文句讀》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從仄從鳥，必李陽冰之謬。”是皆以爲此唐本不可信，是也。“从仄从鳥”說解極俗，與慧琳等所引《說文》“從鳥從人厂聲”有別，且其意不可說，必非許書舊貌。不知此句是否轉自晁說之所見唐本，抑或轉引有誤？未詳。

［40］隼：，思允切。鷙鳥也。象𨿳隼在臂韝上。《詩》云：“鴥彼飛隼，其飛戾天。”（《說文》徐本：“鵻，祝鳩也，从鳥，隹聲。”或作隼：“从隹从一。一曰鶉字。”唐本曰：“𪄩，从鳥从隼。”“隼，从隹从卂省。”李陽冰曰：“隼，卂省聲。”陸璣曰：“隼，鷂屬，齊人謂之擊征，或謂題肩，或謂雀𨿳，旾𠤎布榖者也。”《埤雅》曰：“即鶻也。”按：《說文》不㠯隼爲鷙鳥，而《詩疏》引《說文》乃曰：“隼，鷙鳥也。”《說文》固多異本邪？从卂之說亦通，非特取其聲，亦取卂疾之義。準、𣯍皆㠯隼爲聲。）〔卷十九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鵻”“隼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鳥部》：“鵻：祝鳩也。从鳥，隹聲。隼：鵻或从隹、一。一曰鶉字。（思允切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鳥部》：“鵻：祝鳩也。從鳥，隹聲。隼：鵻或從隹、一。一曰鷻字。（臣鍇曰：執之也。聳尹反。）”

是二徐本皆以“鵻”爲“隹”聲，以“隼”爲从“隹”“一”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鶽”“隼”字如下：

（1）鷹隼：又作鶽，同。思尹反。《詩》云：鴪彼飛鶽。箋云：鶽，急疾之烏也。《說文》：鶽，祝鳩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五《觀無量壽經》〕

（2）鷹𡙜：上憶矜反。《說文》：鷹，鷙鳥也。亦名隼，隼即鷹屬也。《尒雅》：隼即祝鳩也。鷹有多種，不能繫述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十九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第十卷〕

（3）鷹隼：下詢允反。《爾雅》云：鷹隼醜，其飛也翬。郭注云：謂鼓翅翬翬然，疾皃也。《毛詩傳》云：隼亦急疾之鳥也。正作隼，或作鶽。《古今正字》從隹十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〕

玄應等引《說文》云“鶽，祝鳩也”，惜未引其說解。其所引之訓作“祝鳩也”，與今二徐本相同；所引之則字作“鶽”，作左“隼”右“鳥”之形，與二徐本作“鵻”有別。作“鶽”應是唐代《說文》舊貌。又，上引張戩《古今正字》認爲“隼”字“從隹十聲”，說解甚俗。

又檢玉篇系字書“鶽”“隼”二字：

《名義·鳥部》：“鶽，思尹反。急鳥。”又《隹部》：“隼，思尹反。祝鳩。”

《玉篇·鳥部》：“鶽，思尹切。祝鳩也。急疾之鳥也。或作隼。”又《隹部》：“隼，思尹切。祝鳩也。”

《名義》《玉篇·鳥部》字頭皆作“鶽”而不作“鵻”，且其下無“隼”字，而在《隹部》別出一“隼”字，蓋顧野王《玉篇》亦同。可能顧氏所見《說文》字頭即作“鶽”，與玄應所引作“鶽”相合；且顧氏所見《說文》“鶽”下也許並無或體“隼”。

今二徐本將“隼”說爲“从隹、一”似僅就字形言之而已，實非佳解，恐非許書舊貌。《說文·鳥部》“鵻”下或體“隼”及其說解“鵻或从隹、一”蓋並爲唐人所增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作“𪄩，从鳥从隼”、“隼，从隹从卂省”，對“隼”的說解顯然優於二徐本，但由於缺乏可對比的材料，不能確定是否爲《說文》舊貌。《六書故》又引“李陽冰曰：隼，卂省聲”，李說顯然與前引唐本“从卂省”相關。可能唐代頗有說“隼”字“從卂省”者。

《毛詩·采芑》孔穎達正義引《說文》曰：“隼，鷙鳥也。”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四：

《六書故》云：“唐本曰：𪄩从鳥从隼，隼从隹从卂省。李陽冰曰：隼，卂省聲。”據此，則古本𪄩、隼爲二字，非一字。𪄩从隼不从隹，隼从卂省不从一。《詩·采芑·正義》引《說文》曰：“隼，鷙鳥也。”則古本隼訓鷙鳥，不爲鵻之重文。《玉篇》𪄩在《鳥部》，隼在《隹部》，古本《說文》當如是。今本爲二徐所竄改，遂致字形義訓俱與經典不合。《玉篇》𪄩字注云：“或作隼”；隼字注云：“祝鳩也”。葢亦宋以後人據二徐本所竄改矣。又《廣韻·十七準》：“鵻，《說文》曰：祝鳩也。隼，鷙鳥也。《說文》同上。”以鵻、隼爲一字，葢亦宋後人據今本《說文》改。

沈氏認爲《說文·隹部》應別有一“隼”字，不爲《鳥部》“鵻”之重文。其說與玉篇系字書收字情況相合，但限於材料有限，不知是否合乎《說文》原貌。待考。

［41］蜆：，胡千、呼典二切。（《爾雅》曰：“蜆，縊女。”《𥼶》曰：“小黑蟲也。赤頭，喜自縊，故又名縊女。”《說文》蜀本曰蛻爲蝶是也。唐本曰即繭字。）〔卷二十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蜆”皆訓“縊女也”，且並未言及與“繭”的關係。《六書故》：“《說文》蜀本曰蛻爲蝶是也。唐本曰即繭字。”則引唐本《說文》謂“蜆”即“繭”字。然“蜆”爲赤頭小黑蟲，與“繭”《說文》“蠶衣也”訓釋迥異，許慎固不會以“蜆”爲“繭”字。

《六書故》云：“《說文》蜀本曰蛻爲蝶是也。唐本曰即繭字。”鄭樵《爾雅鄭注》卷下：“蜆縊女：音寅〈？〉。《說文》云：蛻爲蝶也。郭氏謂小黑蟲赤頭，喜經死，故曰縊女。”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三：

蜀本乃李陽冰《廣說文》語。鄭樵《尔疋注》亦引《說文》云蛻爲蝶也，正用蜀本。本書《糸部》：“繭，重文絸，从糸从見。”據此，則唐本當从虫从見，所云即繭字者，謂繭之重文耳。《尔疋·釋蟲·釋文》：“蜆，下顯反，《字林》下研反。”下研即繭字之音。呂氏葢本《說文》。又案：《汗簡》卷下之一引《說文》繭作絸，與今本同。葢古本或从糸，或从虫，本有二體，今本誤奪其一耳。

沈氏認爲《說文》“繭”下本有从“糸”、从“虫”二重文，今本唯存“絸”字，是誤脫“蜆”字。其說非是。沈氏所謂“下研即繭字之音”，似未審“繭”古典切、與下研反有別，所言亦非。

《六書故》所謂“唐本曰即繭字”，無論“即繭字”三字是轉述還是照錄，都絕非許書本意、舊貌。可能晁說之所見唐本按語認爲“蜆”即“繭”，戴氏不辨正文、按語，又或者是唐本“蜆”字條中的某些信息（比如反切）被晁說之或戴侗解讀爲唐本以之即“繭”，故有此言。

［42］鮑：，薄巧，步豹二切。……（康成曰：“鮑者，於𥻅室中糗乾之。”《說文》唐本曰：“瘞魚也。”徐本曰：“饐魚也。”顧野王曰：“漬魚也，今謂浥魚。”……）〔卷二十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鮑”皆訓“饐魚也”，徐鍇《繫傳》注“饐，陳臭也”。

切韻系韻書中，《P.3693·巧韻》薄巧反：“鮑，薄巧反。一。《說文》：瘞魚。”而《切三》《王一》《王三》皆無引《說文》之語，可見陸法言《切韻》本無。然則《P.3693》所引是唐代切韻系韻書傳抄／改編者所補，可知唐代《說文》固有作“瘞魚也”者。又，《新撰字鏡·魚部》：“鮑，薄巧反。上：瘞魚也。”此條出自《切韻》，[[[29]](#footnote-28)]蓋亦本切韻系韻書引《說文》語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瘞魚也”，與唐代切韻系韻書《P.3693》所引相合，而與二徐本不同，乃存大徐刊定之前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［43］末：，莫撥切。木抄也。木上曰末。……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本，从木从下”“末，从木从上。”郭忠恕同。㠯朱例之，此說佀是而實不然。）〔卷二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本”“末”二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本：木下曰本。从木，一在其下。（徐鍇曰：一，記其處也。本末朱皆同義。）楍：古文。（布忖切。）”又：“末：木上曰末。从木，一在其上。（莫撥切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木部》：“本：木下曰本。從木，一在其下。（臣鍇曰：一記其處也，與末同義，指事也。）楍：古文。（臣鍇曰：𠱠，固其本也。補忖反。）”又：“末：木上曰末。從本，一其上也。（臣鍇曰：指事也。門撥反。）”

是二徐本皆以“本”爲“一在其下”而“末”爲“一在其下”，二者並爲指事。

《五經文字·木部》：“本、夲：上《說文》從木一在其下。［下］今經典相承隷省。”所引《說文》與今二徐本“本”字下說解相同。《說文》以“朱”爲“从木，一在其中”，其構意與“本”“末”相類，由此可見二徐本當是許書舊貌。

又檢《可洪音義》《希麟音義》說“本”者如下：

（1）離本：上力義反，下布損反。今作本，正作李也。《字樣》作本，說文云：從木十。《切韻》云：從木丅。《舊韻》云：從木。丅音下，无點。〔《可洪音義》卷二《道行般若經》第一卷〕

（2）本系：上《說文》云作本，從木、一，如木之有根。〔《希麟音義》卷十《琳法師别傳》卷中〕

從可洪引《字樣》書說“本”字“從木十”，未見於各種字樣書；[[[30]](#footnote-29)]所引《切韻》云“從木丅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本，从木从下”“末，从木从上”，與今二徐本有別，戴侗已以“朱”字說解駁其非是，可信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不僅據《六書故》所引改《說文》說解，還以此篡改二字篆形作、，甚誤。所謂“从木从下”“从木从上”絕非許書原貌，戴侗所引可能是校訂者改竄後的正文，也可能只是唐本按語。

［44］爿：，在良切。（《說文》“牀，从木，爿聲。”李陽冰曰：“又爲片，𠂇爲爿。”徐鍇曰：“《說文》無爿字，李妄也。”按：牂、壯、狀、牀、將、戕、牆皆从爿聲。唐本《說文》有《爿部》，張參《五經文字》亦有之。李氏未可厚非。鄭𩵎仲曰：“殳也。亦判木。音牆。”按：古文偏旁爿皆篆爲，恐非判木。且𠂇又之分亦無義。）〔卷二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無“爿”字，二書在“牀”有徐鍇關於“爿”字的按語，其中涉及對李陽冰說的批評：

《說文繫傳·木部》：“牀：安身之几坐也。從木、爿。（臣鍇曰：牀即以安身也。《春秋左傳》曰：薳子馮偽病，掘地下冰而牀焉。至今恭坐則榻也，故從木。爿則𤕬（女革反，疾字所從）字之旁[[[31]](#footnote-30)]，象人之斜身有所倚著，實不成字。至于牆、牂、戕竝從牀字之省，形竝在右，其左竝曰聲。李陽冰妄言木字右旁爲片、左旁爲爿，云爿音牆。[[[32]](#footnote-31)]且《說文》竝無爿字，又牀從爿與［木］字殊異[[[33]](#footnote-32)]，又片字直而爿字斜欹，則陽冰之謬妄，不言可悉也。會意。）”

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牀：安身之坐者。从木，爿聲。（徐鍇曰：《左傳》：薳子馮詐病，掘地下冰而牀焉。至於恭坐則席也，故从爿。爿則𤕬之省，象人衺身有所倚箸。至於牆、壯、戕、狀之屬，竝當从牀省聲。李陽冰言木右爲片、左爲爿——音牆。且《說文》無爿字，其書亦異，故知其妄。）”

大徐引徐鍇按語與小徐本略有差異，故並錄二書。小徐本按語頗不可讀，今畢校於上，識者可觀矣。由徐鍇按語可知徐鍇所見本已無“爿”字。

檢《名義》《玉篇》並無“爿”字，蓋顧野王《玉篇》亦無。顧氏既不收此字，則很可能他所見《說文》亦無“爿”字。

唐張參《五經文字·爿部》：“爿：音牆。”此部“凡拾貳字”“貳字重文”，收“牀、壯、臧、牆、戕、將、藏、狀、牂、斨”。張參之書“務于易了，不必舊次”，立有160部，其中所設的《爿部》應是他的創新，並非襲自《說文》舊部。唐玄度《九經字樣·雜辨部》“”字曰：“音頂。《說文》云：和五味之寶器也。上從貞省聲，下象析木以炊。又《易·鼎卦》巽下離上，巽爲木，離爲火，篆文木如此。析之兩向，左爲爿——爿音牆，右爲片。今俗作，云象耳足形，誤也。”其說解中亦有“爿”字。

《六書故》云“唐本《說文》有《爿部》”，顯然不合許書舊貌，應是出自《說文》校訂者的改竄。

［45］植：，常職切。樹也。（或作㯰。）植之爲植，植立爲植。直吏切。……（關西謂之㭙，關東謂之槌，越人亦謂之槌。《說文》又有“㭙，槌也。”徐本“陟革切”，唐本“唐記反”。“栚，槌之横者。”直衽切。按：此皆本植字一聲之轉，因方言小變，遂分立三字，如此者甚多也。）〔卷二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㭙”切語作“唐記反”，與大徐本“陟革切”相參照。若以中古切韻音系論之，“唐”是定母一等字，“記”是志韻三等字，定母按例不接之韻系。如果它的反切沒有傳抄訛誤，則此切爲端知類隔切，即音澄母志韻，同“植”之直吏切。

然遍尋諸書全無讀“㭙”爲澄母志韻者。檢諸本《說文》“㭙”音，唐寫本《說文·木部》殘卷音“竹革”，徐鉉音“陟革切”，朱翺音“知白反”（係麥陌合流所致），《說文篆韻譜》陟革反，並讀知母麥韻；又檢玉篇系材料之“㭙”字，《名義》《新撰字鏡》並音“竹革反”、宋本《說文》音“陟革切”，顧氏《玉篇》反切原貌應即“竹革反”，則顧音亦同。切韻系韻書無“㭙”字，不論。

雖然戴侗把“植”“㭙”“栚”說成“一聲之轉”，可“唐本”果真給“㭙”注音爲“唐記反”嗎？此事似嫌可疑。也可能“唐記反”其實是“植”的注音，戴氏誤記於“㭙”下。

另外，據周祖謨說，今存《說文》舊音材料可分爲兩系：一系與顧野王《玉篇》音相合，一系與《字林》音相近。[[[34]](#footnote-33)]此說未必確當，然不妨參照之。切語用字“唐”、“記”並與字林系反切不符（字林反切好用筆畫簡單的切語字，定母宜用“大”，澄母宜用“丈”，志韻宜用“吏”[[[35]](#footnote-34)]），而玉篇系反切（依《名義》）則可用“唐”用“記”。如此，唐本音較字林似與玉篇類舊音更近。晁說之所見“唐本《說文》”音來源不明，此一條切語已難以深論。

［46］械：，戶戒切。器械也。（唐本《說文》曰：“或說內盛爲器，外盛爲械。”）〔卷二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唐寫本、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械”二字面貌如下：

唐寫本《說文·木部》殘卷：“械（下戒）：桎梏也。從木，戒聲。一曰器之㹅名。一曰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。”

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械：桎梏也。从木，戒聲。一曰器之緫名。一曰持也。一曰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。（胡戒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木部》：“械：桎梏也。從木，戒聲。一曰器之總名。一曰持。一曰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。（恒介反）”

是唐寫本及二徐本一曰皆作“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”。《荀子·榮辱》“百工以巧盡械器。”楊倞注：“《說文》云：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。”與上述諸本同。

陸德明《毛詩音義·小雅·車攻》：“器械：戶戒反，《三蒼》云：‘械，緫名也。’《說文》云：‘無所盛曰械。’”陸氏所引與今文相反，且表述不同。

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械”字者如下：

（1）器械：核誡反。《漢書》：制器械之品。應劭曰：內盛曰器，外盛曰械。一曰有盛曰械，無盛曰器。器亦用也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七《哀泣經》上卷〕

（2）器仗：袪冀反，下治亮反。《漢書》：制器械之品。應劭曰：內盛曰器，外盛曰械。一曰無盛曰器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七《阿毗曇毗婆沙論》第四十六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七同〕

（3）器仗，袪冀反，下治亮反。《漢書》：制器械之品。應劭曰：內盛曰器，外盛曰械。一曰無盛曰器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二十二《瑜伽師地論》第十一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八同〕

可見玄應等引應劭《漢書注》作“內盛曰器，外盛曰械”，值得注意。雖然《玄應音義》未引《說文》，但其中有“一曰有盛曰械，無盛曰器”，或即出自《說文》。

清代不少說文學家都主張依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改末一曰作“有所盛曰器，無所盛曰械”，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、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六、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六等皆如此。鈕樹玉《段氏說文注訂》卷二則說“按楊倞注《荀子·榮辱篇》引作‘有盛曰械’，則《釋文》引未必是。”鈕說是也。就唐寫本、楊倞注所引看，不必依陸德明《釋文》改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或說內盛爲器，外盛爲械”，與上引諸本及所引皆不同，而與應劭《漢書注》相同。

［47］杏：，何梗切。果，佀梅而甘。（《說文》徐本曰：“可省聲。”唐本曰：“从口。”林罕曰：“从哽省聲。”鄭𩵎仲曰：“可非聲。从口，木實之可食者。”伯曰：“、皆象形。按：杏从反呆。”亦未達。）〔卷二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杏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杏：果也。从木，可省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木部》：“杏：果也。從木，可省聲。（臣鍇按：今旁紐，可、𥉁爲紐，𥉁，苦曠反，近杏。古之聲韻爲疎，多此類。）”

是二徐本“杏”字皆說解爲“可”省聲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曰“从口”，又引林罕曰“从哽省聲”。清代說文學家或信唐本“从木从口”（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六）、或信林罕“从哽省聲”（如苗夔《說文聲訂》卷十一），莫衷一是；此外更有段玉裁《說文注》、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以爲“向省聲”，已全無版本依據，二人顯是依古韻“杏”“向”同在陽部、且“向”形與“可”相近而以意改之。

由於缺乏材料，唐代《說文》“杏”面貌尚不可知，故《六書故》所引難以評論。

［48］个：，古賀切。竹一竿也。（亦作箇。《說文》唐本曰：“箇，竹枝也。”今或作个：“半竹也。”徐氏闕个字，曰：“个不見義，無从下筆。明堂𠂇又个者，明堂旁室也。當作介。”鼂說之曰：“《大𢎤儀》‘搢三挾一个’者，矢也。亦可易爲介乎？”魯次公曰：“竹生非一，故兼个，猶艸兼屮，林兼木，秝兼禾也。”說之據籀文亦有个字。）〔卷二十三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有“箇”無“个”，“箇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竹部》：“箇：竹枚也。从竹，固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竹部》：“箇：竹枚也。從竹，固聲。讀若箇。（臣鍇曰：人言一箇一杖，依竹木而言之也。竹璞曰竿，曰梃，曰橦。）”

是二徐本“箇”皆訓“竹枚也”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與二徐同。

檢玉篇系字書，《名義》“个”在《八部》之末，蓋其所本之顧野王原本《玉篇》如此。將“个”收於《八部》的字形理據顯然是楷字筆畫，可見顧氏所見《說文·八部》本無“个”字，顧氏依楷字增於《八部》之末而已。況且“个”是漢隸“介”的省形分化字（參看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卷三一《通說上》“个”條），此字固無小篆，《說文》也不可能有“个”字正篆。

《六書故》：“《說文》唐本曰：箇，竹枝也。今或作个：半竹也。徐氏闕个字，曰……”，其後又出晁說之駁大徐按語，可見此段文字中的唐本應是轉引自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一書無疑；其語亦極似樓鑰引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“溓”字下“唐本曰：……或从廉。徐本闕濂字”語，可能這一段話近乎照錄晁書。

“今或作个”蓋非唐本正文，《六書故》卷二十五“巨”條下云《說文》“巨”字“今或作榘”亦如此出示其或體，非所見《說文》有此文，只是以意轉述而已。清人或以《說文》無“今或作某”難之，其實這點未可致詰。不過上引說“个”爲“半竹也”應是出自唐本《說文》，不然唐本“箇，竹枝也”與二徐本無異，何必引之以與鉉本對質？清段玉裁《說文注》以戴侗所引唐本爲據，在“箇”下補或體“个”，但說文學者多已指出《說文》本即無“个”字，不應補入，所說甚是，茲不複論。

《六書故》末云“〔晁〕說之據籀文亦有个字”，所言尤可爲怪。“个”字連篆文都沒有，怎麼會有籀文呢？晁說之之所以這麼說，顯然是因爲他看到了像“”（《古文四聲韻》引《籀韻》“个”字）一類後人根據楷書臆造的所謂籀文。

［49］荃：《楚辭》曰：“荃蕙𠤎而爲茅。”（一本作蓀。）又曰：“蓀橈兮蘭旌。”（一本作荃。説者曰：“荃、蓀一物也。”《說文》曰：“荃，芥脃也。”鼂說之曰芥脃之荃當从唐本初劣切。）〔卷二十四〕

〖今按〗

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荃”皆訓“芥脃也”，即醃製的芥菜。徐鉉音“此緣切”、朱翺音“材沿反”、《說文篆韻譜》此緣反，並讀清母合口仙韻三等平聲，此音實爲香菜之｛荃｝之音，與《說文》釋義不匹。此字又作“醛”。[[[36]](#footnote-35)]《新撰字鏡·酉部》：“醛，叉劣反。鹹葅。”《玉篇·酉部》：“醛，叉劣切。鹹葅也。”由二書可知顧野王《玉篇》反切蓋即作“叉劣反”，音初母合口薛韻三等入聲。

《六書故》云“晁說之曰芥脃之荃當从唐本初劣切”，則唐本“荃”下反切即音初劣切，與顧音“叉劣反”中古音地位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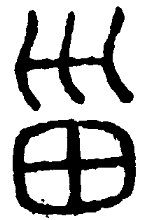
［50］葘：，側持切。乂殺艸木也。……（《爾雅》曰：“一歲曰葘，二歲曰新田，三歲曰畬。”《說文》徐本曰：“葘，不耕也，二歲田也。从艸从。或省艸。”从田从𡿧，巛〈𡿧〉①亦聲。唐本曰古文作。別作𦿨、。）〔卷二十四〕

〖校記〗

①巛，底本、明校本、清本並作“巛”，依文意當作“𡿧”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葘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艸部》：“：不耕田也。从艸、。《易》曰：不葘畬。（徐鍇曰：當言从艸从𡿧从田，田不耕則艸塞之，故从𡿧，𡿧音灾。若从甾，則下有甾缶字相亂。）：葘或省艸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艸部》：“：不耕田也。從艸、。《易》曰：不葘畬。（臣鍇曰：此爲從艸從𡿧、田，凡三文合之。舊解從艸，甾聲，傳寫誤以𡿧、田合爲，亦無聲字。何以言之？若實從艸下則下不合別有字云或省艸，省艸則與東楚名缶曰甾，同聲同體；而別出名缶之甾在第二十四卷也。臣以爲當言從𡿧（音災）從田，田不耕則草塞之，故從艸𡿧者，川壅也。但許慎約文，後人不曉誤以𡿧田合成字，因誤加聲字耳。學者所宜詳之。）：葘或省艸。（臣鍇曰：從田、𡿧，此會意。此即甾水出太山梁父縣西北入海也。）”

是二徐本“葘”下皆有或體作“”，下注“葘或省艸”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曰古文作“甾”，而二徐本皆不言“古文”，有可能“古文”是晁說之引唐本時所加按語——蓋晁氏以無“艸”者爲古文，戴侗誤認爲唐本如此作。

［51］𨳏：，直刃切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登也。”徐本“从丅”，唐本“从丄”。）〔卷二十五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𨳌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門部》：“：登也。从門、𠄟。𠄟，古文下字。讀若軍敶之敶。（臣鉉等曰：下言自下而登上也，故从下。《商書》：若升高必自下。直刃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門部》：“：聲也。從門、𠄟。𠄟，古文下字。讀若軍敶之敶。（臣鍇曰：二字短下畫爲下字，𧖔字從此。遅慎反。）”

上引大徐本訓釋作“登也”；小徐本作“聲也”則顯有誤。

檢玉篇系材料：

《名義·門部》：“：除吝反。登丶（也）。”

《新撰字鏡·門部》：“：除希反。登也，上也。”

《玉篇·門部》：“：除刃切。登也。”

上引三書之“登也”應是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語，《名義》《玉篇》“門”上作皆作上短下長之形，《新撰字鏡》“門”上更是徑作“丄”，三書應存顧書舊貌，則顧野王《玉篇》即作“𨳏”。由此可推測南朝梁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舊本即作“𨳏”，與今二徐本《說文》不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謂此字自“从丄”，與上述推測的南朝梁舊本《說文》相合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二：“《六書故》云：‘唐本从丄’，則是古本篆體作𨳏，不作𨳌矣。字既訓登，自以从上爲是。‘臣鉉等曰：下言自下而登上也，故从下。’亦知从下之不可通而强爲曲說耳。”其說是也。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“从丄”蓋存大徐刊定之前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［52］扇：，式戰切。𨵵扇也，猶羽翕張，故从羽。（《說文》唐本“从羽”，徐本“翅省聲”。《爾雅》：“蠅醜扇。”蠅類皆扇翅也。别作𧎥，非。今人謂翣爲扇。）〔卷二十五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扇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戶部》：“扇：扉也。从戶，从翄聲。（式戰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戶部》：“扇：扉也。從戶、翅省。（臣鍇曰：象鳥之翅，會意。詩椽反。）”

二徐本關於“扇”字說解的文本皆有可說之處，下分述之：

（一）小徐本說解

徐鍇《說文繫傳》“扇”云“從戶、翅省”（述古堂本、祁寯藻本皆如此）。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兩引《說文》，卷六平聲作“戶扉也。从戶、翅省。徐曰會意”；卷二十二去聲則引作“扉也，从戶、羽”。以徐鍇按語云“象鳥之翅，會意”準之，小徐本原貌似作“從戶、翅省”，《韻會》引作“从戶、羽”係爲後人所改。清代說文學家多定“从戶、羽”爲小徐本原貌，恐非。

（二）大徐本說解

今存宋本《說文》“扇”云“从戶从翄聲”（額勒布本、續古逸叢書本皆如此）；而李燾《五音韻譜》卻作“从戶从翄省”，鄭樵《六書略》引《說文》同。清代翻刻的藤花榭、汲古閣本《說文》皆作“从翄省”，當是襲自《五音韻譜》，並非南宋刻本舊貌；而平津館本忠實於宋本，故仍作“从翄聲”。“从翄聲”與字形不合，顯非；則大徐本原貌似應作“从翄省”，李燾或賴所見北宋監本《說文》得以校訂之。如此則二徐本並以“扇”爲从“戶”从“翅”省，大徐本常受小徐會意之說影響，此字蓋亦如此。

《六書故》引大徐本作“翅省聲”，與今存諸本南宋大徐本《說文》皆不同，亦與李燾《五音韻譜》有別。這可能是轉引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有誤，也可能是戴侗見南宋刻本作“从翄聲”者與字形不合，故以意改稱“翅省聲”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扇”字如下：

（1）扇扇：上設戰反，下設旃反。顧野王云：謂所以摇取風而去塵也。《說文》從戶翅省聲。經文從手作挻，誤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九《不空羂索經》第七卷〕

可見慧琳引《說文》作“從戶翅省聲”，與二徐本皆有別。

以古音論之，“扇”與“翄”聲韻皆迥異，許慎應不會以之爲“翄”省聲；“扇”訓“扉也”，其訓不含“羽”、“翄”之意，則許慎似又不以之爲从“羽”或“翄”省，不然其訓應綴加羽翅意之語。兩相比較，後者似稍得寬容，應以前者爲最不可能，故許書舊貌當以二徐本可能性爲大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从羽”，與慧琳所引唐本、二徐本皆有別，不知是否有舊本《說文》異文如此。未詳。

［53］缺：，苦穴切。器毁齾也。與闕通。（或作𡙇。从垂，缶之譌也。又作𩫠。徐本“缺省聲”，唐本“夬聲”。）〔卷二十八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𩫠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𩫖部》：“𩫠：缺也。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𩫠。从𩫖，缺省。讀若拔物爲決引也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𩫖部》：“𩫠：缺也。古者，城闕其南方謂之𩫠。從𩫖，夬聲。讀若拔物爲夬引也。”

大徐本“𩫠”說解作“从𩫖，缺省”（《類篇》所引以及《五音韻譜》同），小徐本則作“從𩫖，夬聲”。《六書故》引大徐本作“缺省聲”，與傳世諸本《說文》、《類篇》所引以及《五音韻譜》皆不同，未詳戴侗是否轉引有誤或以意改之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夬聲”，與小徐本相同。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五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曰夬聲，葢古本如此。《繫傳》亦云夬聲，與唐本合。此小徐本之勝於大徐也。”

［54］鬳：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鬲屬。”今本“虍聲”，唐本“虔省聲”，林罕亦曰“虔省聲。”孫氏牛建切。疑即甗字。）〔卷二十八〕

〖今按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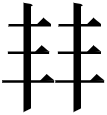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鬳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鬲部》：“鬳：鬲屬。从鬲，虍聲。（牛建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鬲部》：“鬳：鬲屬。從鬲，虍聲。（臣鍇曰：虍音呼於，甗爲旁鈕也。俱願反。）”

是二徐本皆以“鬳”爲“虍”聲字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虔省聲”，林罕說同，與今二徐本有別。從古音來看，“鬳”“虔”聲皆在元部，而“虍”聲在魚部，故“鬳”字似以“虔”省聲爲佳。惜缺乏早期材料，未詳《說文》舊貌是否如此。

［55］豐：、，尃戎切。……（康成曰：“豐，所㠯承觶也，佀豆而卑。”《說文》曰：“豆之豐滿者也。一曰鄉㱃酒有豐𥎦者。”徐本曰：“从豆，象形。”唐本曰：“从豆，从山，聲。”，古文。蜀本曰：“丰聲。山取其高大。”）〔卷二十八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豐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豐部》：“豐：豆之豐滿者也。从豆，象形。一曰《鄉飲酒》有豐侯者。凡豐之屬皆从豐。（敷戎切。）𣍈：古文豐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豐部》：“豐：豆之豐滿者也。從豆，象形。一曰郷飲酒有豐侯者。凡豐之屬皆從豐。（臣鍇曰：象豆中所盛也，麷、𡾿、灃（音豐）、從此。孚弓反。）𣍈：古文豐。”

是二徐本皆以“豐”爲从“豆”，其上部則視爲象形。

檢《慧琳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“豐”字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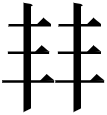
（1）豐稔：上敷風反。正體字也。《周禮》：豐，大也。《國語》：盛也。《說文》：豆之滿者，從豆象形。從二丰，從山、豆。經文從曲作豊，俗字也。丰音同上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十九《金光明經》第五卷〕

（2）豐饒：上芳風反，《周易》云：豐，大也。鄭注《周禮》：厚也。《毛詩傳》：茂也。賈逵注《國語》云：盛也。《說文》：豆之滿者也。從豆象形也。今俗通作豊，訛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《毗沙門天王》〕

（3）豐稔：上覆風反。《周易》云：豐，大也。鄭玄云：豐，大也。賈逵云：盛也。《毛詩傅》云：茂也。《說文》云：豆之豐滿者也。從豆象形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八《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》第四十一卷〕

上引第三條引《說文》訓釋作“豆之豐滿者也”，與二徐本相同；而第一、二條引訓釋作“豆之滿者”“豆之滿者也”，則少一“豐”字。第二、三條引《說文》說解作“從豆象形也”，與二徐本相合；然而第一條引說解則作“從豆象形。從二丰，從山、豆。”兩句分析顯然相互衝突，不知何以並舉於《說文》之名下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唐代已有說“豐”爲“從二丰，從山、豆”者。《六書故》引蜀本說“豐”爲“丰聲”，與徐鍇《說文繫傳·祛妄》“陽冰云：山中之丰乃豐聲也”同。[[[37]](#footnote-36)]李說與唐本之說相近。

《說文》“豆之豐滿者也”不見“山”之義，故許書原貌很可能不以之爲从“山”，二徐本及《慧琳音義》所引“從豆，象形”似更合乎許書舊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从豆，从山，聲”，與今二徐本不合，但與慧琳等所見的另一種分析“從二丰，從山、豆”相近，大概是一種唐代《說文》異文。

［56］餅：，必郢切。㠯粉及麫爲薄餌也。（《說文》徐本曰：“麫餈也。”唐本曰：“鏊餈也。”）〔卷二十八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餅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食部》：“餅：麪餈也。从食，并聲。（必郢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食部》：“餅：麪餈也。從食，從幷聲。（臣鍇曰：麥曰餅。比郢反。）”

是二徐本“餅”訓釋皆作“麪餈也”。

檢玉篇系字書：

原本《玉篇·食部》：“餅：卑井反。《墨子》：‘見人作餅而還然竊之。’《漢書》：‘宣帝微時，每買餅家輙大讎也。’《說文》：‘麺餈也。’《廣雅》：‘餅，𩚅也。’《𥼶名》：‘胡餅，蒸餅，湯餅，蝎餅，髄餅，金餅，各随形而名之也。’鄭衆注《𦒱工記》：‘閞東謂餅也。’音𥙷管反。”

《玉篇·食部》：“餅：卑井切。麫餈也。”

由此可見顧野王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作“麺餈也”，與二徐本釋義相同（《說文》有“麪”無“麵”，此處《玉篇》所引蓋用俗字）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鏊餈也”，與顧野王所引以及二徐本並有別，恐是後人所改竄。《玉篇·金部》：“鏊，餅鏊也。”

［57］絸：、，古典切。蠶吐絲所自包裹也。又作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蠶衣也。从糸从虫。”徐本“从黹者”，唐本“从芇”。絸，古文。《爾雅》：“蟓，桑繭。雔由，樗繭。棘繭，欒繭。蚢，蕭繭。”按：虫之爲繭者非一，惟蠶繭可繅爲絲。）〔卷三十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繭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糸部》：“：蠶衣也。从糸从虫、黹省。：古文繭从糸、見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糸部》：“：蠶衣也。從糸從虫，黹省。：古文繭從糸、見。”

二徐本關於“繭”字說解的文本皆有可說之處，下分述之：

（一）小徐本說解

徐鍇《說文繫傳》“繭”云“從糸從虫，黹省”（述古堂本、祁寯藻本皆如此）；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卷十四上聲銑韻引《說文》：“繭，蠶衣也。从糸从虫黹省聲”，不知小徐本原貌是否爲後者，而前者脫去“聲”字。未詳。

（二）大徐本說解

今存宋本《說文》“繭”云“从糸从虫、黹省”（額勒布本、續古逸叢書本皆如此），李燾《五音韻譜》同。而《集韻·銑韻》《類篇·糸部》引《說文》：“蠶衣也。从糸从虫芇聲。”蓋丁度等所據北宋大徐刊定本作“芇聲”而不作“黹省”。或許大徐刊定《說文》原貌當作“从糸从虫芇聲”，至南宋諸刻本卻改作“从糸从虫黹省”。張有《復古編》“繭”下亦云“蠶衣也。从糸从虫、芇。別作蠒，非。”其文或亦本《說文》，少一“聲”字（唐宋人說字，聲可曰從）。

《六書故》引大徐本作“从黹者”，與南宋刻本相合，而與丁度等所據有別。不知戴侗所見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引徐本面貌是否同《集韻》《類篇》。

《五經文字·糸部》：“繭：工殄反。蠶衣。從虫从芇。芇音綿。字從繭者放此。”是張參亦以爲“繭”从“芇”而不爲“黹”省。《五經文字》係正字書，說字或不分從聲與否，故未知其所見《說文》作“芇聲”或“從芇”。

又檢《玄應音義》《慧琳音義》涉及“繭”字者如下：

（1）以繭：古文絸，同。古典反。蠺縈絲者也。《蒼頡解詁》云：繭未繰也。字從虫從糸芇聲。芇音眠。〔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七《阿毗曇毗婆沙論》第二十六卷；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七同〕

（2）蠶繭：下堅顯反。《礼記》：世婦卒蠶，奉繭以示于君，蠶事旣登，奉繭稱絲。《說文》云：繭，蠶衣也。從糸從虫從䓣者。或作絸，古字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四《大寶積經》第八十三卷〕

（3）作繭：堅顯反。《說文》：蠶衣也，從糸從虫從薾省。薾音知里滿〈反〉。經从作蠒，非也，不成字，糸字亦不成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五《大寶積經》第一百九卷〕

（4）作繭：堅顯反。《說文》：蠶衣也，從糸從虫從芾省。經文作蠒，俗用不成字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五《大寶積經》第一百二十卷〕

（5）作繭：堅顯反。《考聲》云：蠶繭也。《礼記》云：世婦平〈卒〉蠶，奉繭以示君。《說文》：蝅衣也。從糸從虫從芇。芇音眠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十七《大乘顯識經》上卷〕

（6）蠶繭：下堅典反。《說文》：蠶衣也。從系從虫芇聲。芇音眠，象蛾兩角相當也。經文作蠒，俗字也，古文作絸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一《大乘入楞枷經》第四卷〕

（7）作繭：堅顯反。《禮記》云：世婦平〈卒〉蠶，奉繭以于君。《說文》：蠶衣也，從糸從虫從芇——音眠。芇者，象蛾兩角相當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五《法律三昧經》〕

（8）暴繭：蒲榖反。《說文》：暴，晞乾也。繭，古文作絸，同。公殄反。繭，縈絲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九《四分律》第七卷〕

（9）一繭：堅顯反。《爾雅》有四繭皆蠶之類也：蟓繭、樗繭、欒繭、蚖繭。《說文》：蠶衣也。從糸從虫芇聲。芇音眠，象蛾兩角相當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六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律》第二十卷〕

（10）生繭：堅顯反。《說文》云：蠶衣也。從系從虫從芇省聲。古文作絸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一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第二卷〕

（11）繭栗：上堅典反。又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是也。《說文》：繭，蠶衣也，從糸從虫芇聲也。芇音綿，象蛾兩角。或從見作絸，亦通。論文從爾作蠒，非也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十五《辯正論》第一卷〕

（12）瀹繭：下堅顯反。《說文》：蠶衣也。從糸從虫從芇——像蛾雨角相當也。芇音眠。集作璽〈蠒〉，俗字。〔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十九《廣弘明集》第二十六卷〕

上引《說文》文本不一，且多有訛字。第一條出玄應，“從虫從糸芇聲”或本《說文》，蓋玄應等所見本如此。第二、三、四條多有訛誤（或將“黹”訛作“薾”“䓣”等），但應都是“從糸從虫從黹省”之誤。[[[38]](#footnote-37)]第五、七、十二條引作“從糸從虫從芇”，第六、九、十條引作“從糸從虫芇聲”（或訛“系”）；而第十條引作“從系從虫從芇省聲”（訛“系”），蓋衍一“省”字。綜之，除第一條之外出自《慧琳音義》的十條引《說文》說解中，三條爲“從糸從虫從黹省”、三條爲“從糸從虫從芇”、四條爲“從糸從虫芇聲”（包括一條衍“省”字）。可見《慧琳音義》所引的所謂《說文》頗多異文。其中“從糸從虫從黹省”與小徐本相合，“從糸從虫芇聲”則合乎大徐本原貌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作“从芇”，與慧琳所引《說文》之一、以及《五經文字》相合，當存《說文》舊貌之一。嚴可均《說文聲類》上篇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‘从芇’，均桉依唐本則當云‘芇聲’。今《說文》作𧁧，云黹省，是篆體與說解不合也。”（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十三說同。）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三：“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‘从芇’，則今本‘从黹省’者誤也。《五經文字》曰：‘从虫从芇，芇音綿。’葢古本無不如是作者。”是也。

［58］褻：，私列切。《說文》曰：“私服也。”（徐鉉曰：“从熱省乃𠭁聲。”唐本《說文》从㓞，曰“从埶非”。）《語》曰：“褻求長，短又袂。”因之爲褻瀆、褻狎。（别作媟。）〔卷三十一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褻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衣部》：“褻，私服。从衣，埶聲。《詩》曰：是褻袢也。（臣鉉等曰：从熱省乃得聲。私列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衣部》：“褻，私服。從衣，埶聲。《詩》曰：是褻袢也。（臣鍇曰：埶音午世反。私列反。）”

是二徐本皆以“褻”爲“埶”聲。徐鉉等按語以爲“熱”省聲。

《五經文字·衣部》：“褻：從幸者非。”則張參以其中作“執”者爲非，而以作“埶”者爲正。

《六書故》云“唐本《說文》从㓞，曰：从埶非。”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八：“戴氏所引唐本即晁說之所見之本。‘曰从執非’，則他古本有从執者矣。”但是从“衣”从“㓞”之字不見於歷代字書，《說文》當然不會有此字，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所謂“从㓞”絕非許書原文。“从埶非”似爲唐本中按語（也可能是晁說之按語），前所謂“从㓞”也應是唐人所改。嚴可均、姚文田《說文校議》卷八說此唐本疑即李陽冰本，已疑爲唐人妄改。其說近是，然不必定爲李陽冰之誤。

［59］小：，私兆切。眇小也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物之微也。从八、丨。見而分之。”唐本：“从八，見而八分之。”鄭𩵎仲曰：“小，水之微也。”）〔卷三十二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小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小部》：“小：物之微也。从八、丨，見而分之。凡小之屬皆从小。（私兆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小部》：“小：物之微也。從八、丨，見而八分之。凡小之屬皆從小。（臣鍇曰：小，始見也，八，分也。始可分別也。息沼反。）”

大徐本“小”字說解作“从八、丨，見而分之”，《集韻》《類篇》所引以及《五音韻譜》同。小徐本說解作“從八、丨，見而八分之”，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引同，較大徐多一“八”字。

清代說文學家或據小徐本補“八”字；又或斷作“从八，丨見而［八］分之”，查今人論著多如此，實非。王筠《說文句讀》指出“見以說丨，分以說八，不得但出一八字。”所言甚是。許氏說“小”爲“從八、丨”，又補說“見而分之”，其中“八”對應“分”，《說文》“平”“半”等下旁見說解云“八，分也”可證；則“丨”應對應“見”。徐鍇說“丨，始見也”，不知何據；王筠聯繫“屮”說“屮初生，有見意”，亦不顯。“丨”字《說文》訓“上下通也”，不知何以有“見”意，俟考。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从八，見而八分之”，與小徐本同，較大徐在“分”前多一“八”字，姑且算是大徐刊定之前的一種《說文》舊貌。

［60］㠯：，羊止切。語卒也，象聲气之出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用也，从反巳。賈侍中說：意㠯實也，象形。”（今作薏苢。）按：今《書》《傳》之用巳，止也；佀，象也；㠯，用也。唐本：“，象也，用也。”𠂇㠯而又人，有以而無佀。徐本“，象也。”𠂇人而又㠯，有佀而無以。李昜冰曰：“爲虵，象形。借爲巳止之巳。反巳爲㠯。㠯，用也。巳、㠯音相近而文難辨，故加人於又，爲以用之以。”按：巳本象虵，㠯用之義，何取於虵？且均之从㠯从人也。佀𠂇人，何㠯爲象？以又人，何㠯爲用？說皆未通。《說文》：“矣，从矢，㠯聲。語巳辭也。”語已辭从矢無義。按：《說文》矣从㠯，象聲气之出。疑㠯本象聲气之出，語卒也。引其義則爲卒、爲既、爲止。矣，卒辭之助也，故从㠯，矢聲。㠯用之㠯，借用㠯字，後人加人爲以㠯别之也。、𣏌、圯（圯上之圯）、苢、、异，皆用㠯爲聲，佀、㚶、祀、耜、戺皆用巳爲聲，、、攺皆用巳〈己〉①爲聲，今多錯互。𦘺、𡚱、、圯聲相近，偏旁同，當自爲一字，今亡其說矣。）〔卷三十三〕

〖校記〗

①巳，底本、清本作“已”形，未完全封口；明校本則閉合作“巳”形，要之皆爲“巳”“已”（二字本屬一字之分化），今依明校本徑錄爲封口之“巳”形。按依文意當作“己”，作“巳”非是；上述“紀”“記”“改”三字亦當从“己”。此段言“㠯”“巳”“己”作聲旁相混也，蓋戴氏審三聲分轄以、邪崇、見三類聲母（“”“𣏌”何以言“㠯”聲未詳），故有此說。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有“佀”而無“以”，“佀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人部》：“佀：象也。从人㠯聲。”

《說文繫傳·人部》：“佀：象肖也，從人，㠯聲。（臣鍇曰：肖即似也，今人於其右加人也。）”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曰“以，象也，用也”，並說其字“𠂇㠯而又人”、其書“有以而無佀”，與二徐本作“佀”有別；《六書故》後又引李陽冰說此字“加人於又”，看來李陽冰也認爲此字作“以”。唐本的訓釋有“象也”“用也”兩條，但今二徐本都只有一條而無“用也”。“用也”實際上是“㠯”的訓釋，不知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爲何合入“以”下，可能是唐人增補的訓釋，也可能是戴侗轉引晁說之《參記許氏文字》時誤合“以”“㠯”兩條爲一。未詳。

［61］𠨍：。（《說文》曰：“事之制也。从卩、𠂈。”唐本曰：“反卩爲𠂈。”（孫氏則切。）林罕曰：“卩，止；𠂈，進也。”孫氏曰去京切。）〔卷三十三〕

〖今按〗

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𠨍”“𠂈”字面貌如下：

《說文·𠨍部》：“𠨍：事之制也。从卩、𠂈。凡𠨍之屬皆从𠨍。闕。（去京切）”又《卩部》：“𠂈：卩也。闕。（則候切。）”

《說文繫傳·𠨍部》：“𠨍：事之制也。從卩、𠂈。凡𠨍之屬皆從𠨍。闕。（臣鍇曰：反覆卪之也。起明反。）”又《卩部》：“𠂈：卩也。闕。（則湊反。）”

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“反卩爲𠂈”不見於是二徐本並無之語，由於缺乏對比材料，未詳此句是否爲《說文》舊貌。

**附表：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與其他材料對照表**

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出處 | 編序 | 相關字 | 《六書故》引唐本① | 徐鉉刊定《說文》 | 徐鍇《說文繫傳》 | 唐代諸書所引② | 南朝梁顧野王所見③ |
| 卷二 | 1 | 幹 | **幹溼之幹也**×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 | 〔無此字？〕 |
| 2 | 昬 | 从民〈氏？〉④省（因唐諱民，改爲氏也） | 从日氐省。氐者，下也／一曰民聲 | 從日氐省。氐者，下也／一曰民聲 | 從日從氐〔慧琳〕 |  |
| 卷三 | 3 | 黛 | 〔黱〕或从代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從黑**代聲**？〔慧琳〕 |  |
| 4 | 黭 | **果實黭黮也** | 果實黭黯，黑也 | 果實黭黯，黑也 |  |  |
| 5 | 爓 | **火爓爓也** | 火門也 | 火門也 | **火爓爓也**〔玄應〕 火爓也〔慧琳〕 火焰也〔李善〕 |  |
| 卷八 | 6 | 夃 | 益至也。从𠄎，葢至也 | 从𠄎从夂，益至也。从乃 | 從𠄎從夂，益至也 |  |  |
| 7 | 覓 | **覓：尋也。从爪**×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 | 〔無此字〕 |
| 8 | 亮 | 明也。从儿，从高省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 | 〔無此字？〕 |
| 9 | 似 | 似：象也，用也。从巳〈㠯〉⑤从人 | 佀：象也。从人㠯聲 | 佀：象肖也。從人㠯聲 |  |  |
| 10 | 𢼸 | **在《耑部》：𢼸見其耑也**× | 在《人部》：从人从攴，豈省聲 | 在《人部》：從人、攴，豈省聲 |  | 在《人部》 |
| 卷九 | 11 | 替 | **廢也** | 廢，一偏下也 | 廢，一偏下也 | **廢也。**並兩立、一偏下曰替〔慧琳〕 |  |
| 卷十 | 12 | 頎 | **頭住**× | 頭佳也〔北宋原貌〕  〔南宋諸本無〕 | 頭佳也 |  |  |
| 13 | 頪 | 从迷省 | 从頁、米／从粉省 | 從頁、米／從粉省 |  |  |
| 音闕⑥ | 盧對切〔孫愐〕 | 勒會反〔朱翺〕 |  | 力外反〔顧氏〕 |
| 卷十一 | 14 | 䚻 | **从也。**从言从肉，肉亦聲（䚻，余周切） | 徒歌。从言、肉 | 徒歌。從言、肉 |  |  |
| 謠 | 徒歌也（謠，余招切）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獨歌也〔玄應〕 | 獨歌也 |
| 嗂 | 喜也，和樂之皃也 | 喜也 | 喜也 |  |  |
| 15 | 諡 | **〔無此字〕** | 行之迹也 | 行之迹也 |  | **〔無此字〕** |
| 謚 | **行之迹也** | 笑皃 | 笑皃 | **行之迹也**〔玄應〕 | **〔有此字〕** |
| 16 | 誣 | **加諸也**× | 加也 | 加也 | 加言也／加言曰誣〔玄應〕 | 加言也 |
| 17 | 䜚 | **言語相及也** | 語相反䜚也 | 語相反䜚也 |  | 䜚誻也 |
| 18 | 訩 | 同徐本誤㠯訟爲說〔即：說也〕 | 說也 | 說也 |  |  |
| 19 | 吺 | **殳聲** | 投省聲 | **殳聲** |  |  |
| 卷十二 | 20 | 𠦬 | **𡚅：从大**× | 𠦬：象脅肋也 | 𠦬：象脅肋形也 |  | 𠦬？ |
| 21 | 䏌 | 脤䏌也。从肉从八 | 振䏌也。从肉八聲 | 振也。從肉八聲 | 血脉在肉中，䏌䏌而動？〔慧琳〕 | 振眸也？ |
| 卷十三 | 22 | 㤅 | 从心从旡从夊（古文無从夊者）× | 从夊㤅聲 | 從夊㤅聲 | 從旡從心從夊\*〔張參〕 |  |
| 卷十四 | 23 | 掊 | 捊也 | 把也 | 把也 | 把也〔玄應，慧琳〕 | 把也？ |
| 24 | 撢 | **掬也**× | 探也 | 探也 |  | 探也？ |
| 25 | 揆 | 度也 | 葵也 | 葵也 | 葵也〔慧琳〕 | 葵也？ |
| 26 | 挂 | 縣也 | 畫也 | 畫也 |  | 畫也？ |
| 卷十五 | 27 | 承 | **从手从㞼**× | 从手从卪从𠬞 | 從手、卪、𠬞 | 從手從氶\*〔張參〕 從卩從手，又從𠬞\*〔唐玄度〕 從手氶聲／從手、卩、廾〔慧琳〕 |  |
| 28 | 尋 | **不从口而从几**× | 从工从口从又从寸 | 從工、口，從又、寸 | 從工、口、又、寸／**從几**工彐從寸？〔慧琳〕 |  |
| 29 | 攸 | 水行攸攸也。**其中作** | ：行水也。从攴从人，水省 | ：行水也。從攴、人，水省 |  |  |
| 卷十六 | 30 | 徇／𢓈 | **旬聲** | 𢓈：从彳勻聲 | 𢓈：從彳勻聲 | **徇**：行示也／行示曰**徇**〔玄應〕 𢓈：從彳勻聲〔慧琳〕 | 𢓈？ |
| 31 | 衛／䘙 | **从行从韋**× | 䘙：从韋、帀，从行 | 䘙：從韋、帀、行 | 從韋從帀從行〔慧琳〕 |  |
| 卷十七 | 32 | 駓 | 黄馬白襍毛× | 黃馬白毛也 | 黃馬白毛也 |  | 馬黄白雜毛？ |
| 33 | 駔 | **奘馬也** | 牡馬也 | 牡馬也 | **壯馬也**〔李善〕 |  |
| 34 | 豲 | **豕屬也** | 逸也 | 逸也 |  | **豕屬？** |
| 35 | 默 | 犬潛逐人也 | 犬暫逐人也 | 犬暫逐人也 | 犬暫逐人也〔慧琳〕 |  |
| 卷十八 | 36 | 龍 | 从肉从飛及童省 | 从肉，飛之形，童省聲 | 從肉，飛象形，童省聲 | 若飛之形，從肉從童省聲也〔慧琳〕 |  |
| 37 | 龕／𪚕 | **今聲**（从今乃𠭁聲） | 从龍合聲 | 從龍合聲 | **從今聲\***〔唐玄度〕 **今聲**／**從今**／含省聲〔慧琳〕 |  |
| 38 | 麈 | **大力一角** | 麋屬 | 麋屬 | 鹿屬也，**大而一角**〔慧琳〕 |  |
| 卷十九 | 39 | 鴈 | **从仄从鳥**× | 从鳥、人，厂聲 | 從鳥、人，厂聲 | 從鳥從人厂聲〔慧琳〕 |  |
| 40 | 𪄩 | 𪄩：从鳥从隼 | 鵻：从鳥隹聲 | 鵻：從鳥隹聲 | 鶽〔玄應〕 | 鶽？ |
| 隼 | 隼：从隹从卂省 | 隼：鵻或从隹、一 | 隼：鵻或從隹、一 |  |  |
| 卷二十 | 41 | 蜆 | **即繭字**× | 〔不言一字〕 | 〔不言一字〕 |  | 〔不言一字〕 |
| 42 | 鮑 | **瘞魚也** | 饐魚也 | 饐魚也 | **瘞魚**〔P.3693切韻〕 |  |
| 卷二十一 | 43 | 本 | **本从木从下**× | 从木，一在其下 | 從木，一在其下 |  |  |
| 末 | **末从木从上**× | 从木，一在其上 | 從本，一其上也 |  |  |
| 44 | 爿 | **有《爿部》**×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 | 〔無此字〕 |
| 45 | 㭙 | 唐記反 | 陟革切〔孫愐〕 | 知白反〔朱翺〕 | 竹革〔唐寫本〕 | 竹革反〔顧氏〕 |
| 46 | 械 | 或說内盛爲器，外盛爲械 | 一曰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 | 一曰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 | 一曰有盛爲械，無盛爲器〔唐寫本〕 一曰有盛曰械，無盛曰器？〔玄應〕 |  |
| 47 | 杏 | 从口 | 从木，可省聲 | 從木，可省聲 |  |  |
| 卷二十三 | 48 | 箇 | 箇：竹枝也 | 箇：竹枚也 | 箇：竹枚也 |  |  |
| 个 | **个：半竹也**×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 | 〔無此字〕 |
| 卷二十四 | 49 | 荃 | （芥脃之荃當从唐本初劣切） | 此緣切〔孫愐〕 | 材沿反〔朱翺〕 |  | 此緣反〔顧氏〕 |
| 50 | 葘 | 古文作 | ：葘或省艸〔不言古文〕 | ：葘或省艸〔不言古文〕 |  |  |
| 卷二十五 | 51 | 𨳏／𨳌 | **从丄** | 从門、𠄟。𠄟，古文下字 | 從門、𠄟。𠄟，古文下字 |  | **𨳏？** |
| 52 | 扇 | 从羽 | 从戶从翄省〔北宋原貌〕 从戶从翄聲〔南宋諸本〕 | 從戶、翅省 | 從戶翅省聲〔慧琳〕 |  |
| 卷二十八 | 53 | 𩫠 | **夬聲** | 从𩫖、缺省 | 從𩫖**夬聲** |  |  |
| 54 | 鬳 | 虔省聲 | 从鬲虍聲 | 從鬲虍聲 |  |  |
| 55 | 豐 | 从豆从山，聲 | 从豆，象形 | 從豆，象形 | 從豆，象形／**從二丰，從山、豆**〔慧琳〕 |  |
| 56 | 餅 | 鏊餈也 | 麪餈也 | 麪餈也 |  | 麺餈也 |
| 卷三十 | 57 | 繭 | **从芇** | 从糸从虫，芇聲〔北宋原貌〕 从糸从虫、黹省〔南宋諸本〕 | 從糸從虫、黹省 | 從虫**从芇\***〔張參〕 從糸從虫**芇聲**／從糸從虫**從芇**／從糸從虫從黹省〔慧琳〕 |  |
| 卷三十一 | 58 | 褻 | **從㓞（从埶非）**× | 从衣埶聲 | 從衣埶聲 | 從幸者非\*〔張參〕 |  |
| 卷三十二 | 59 | 小 | 从八，見而八分之 | 从八、丨，見而分之 | 從八、丨，見而八分之 |  |  |
| 卷三十三 | 60 | 佀 | 〔無此字〕 | 佀：象也 㠯：用也 | 佀：象肖也 㠯：用也 |  |  |
| 以 | 象也，用也〔戴氏云：唐本左㠯而右人〕 | 〔無此字〕 | 〔無此字〕 |  |  |
| 61 | 𠨍 | 反卩爲𠂈 | 〔無此句〕 | 〔無此句〕 |  |  |

（ 〔〕：引者識語。黑體標示可注意者；×：戴侗所引唐本絕非《說文》原貌者；　　：與戴侗所引唐本相合者，　　：與戴侗所引唐本相近者。）

注：①本列節錄《六書故》引《唐本》內容，並以（）括注引晁說之按語五條、以及不知何人按語一條（第五十八條）。②本列節錄唐寫本《說文》以及唐代諸書中引《說文》或相關內容，並以〔〕括注出處。星號“\*”表示此文雖非《說文》原文，但很可能本自《說文》。問號“？”表示此文不知是否來自《說文》。③本列代表根據玉篇系材料（原本《玉篇》、《名義》、《新撰字鏡》、宋本《玉篇》）推測得到的顧野王所見《說文》面貌。問號“？”表示此文未必來自《說文》。④疑晁說之所見唐本爲“從氏聲”，《六書故》引訛；而唐本“氏”則又是“氐”之誤，詳見《輯證》正文。⑤此條《六書故》引作“从巳从人”，與第六十條衝突，“巳”應是“㠯”之誤。⑥許慎《說文》本無反切，傳世《說文》反切皆爲後人附益，無所謂原貌。本表“頪”“㭙”“荃”三列皆分列諸書反切以相參照，並括注反切提供者。

1. [] 〇黨懷興初輯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有53條，後其專著補“訩”（卷11）、“麈”（卷18）、“褻”（卷31）、“𠨍”（卷33）四條，爲57條。見黨懷興：《〈六書故〉所引唐本〈說文解字〉》，《陜西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99年第4期，頁152—157。黨懷興：《〈六書故〉研究》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，頁86—87。〇朱婷自稱輯得唐本56條。見朱婷：《〈六書故〉引〈說文解字〉考評》，《古籍研究》，2003年第3期，頁16—23。〇田耕漁比黨氏初輯本多“龍”（卷17）、“麈”（卷18）、“荃”（卷24）、“小”（卷32）、“𠨍”（卷33）五條，爲58條。見田耕漁：《〈六書故〉所引〈說文解字〉唐本材料輯評》，《四川文理學院學報》，2012年第1期，頁106—111。〇按：黨、田二氏並失“㤅”（卷13）一條。計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凡61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0)
2. [] 陶生魁：《〈六書故〉援引唐本《說文》考辨》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18年第3期，頁3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3. [] 清代說文學家或已補“墨”字。段玉裁《說文注》依小徐本在“畫眉”下補“墨”字，注“依小徐有墨字，《玉篇》作黑。”王筠《說文繫傳校錄》：“黑乃墨之壞字，不必曲解爲黑。”是也。此外，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據《玉篇》“黱，畫眉黑也”云：“疑古本《說文》多一黑字，小徐本作墨，乃黑字之誤。”其補字雖確，然謂“墨”爲“黑”之誤恐反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4. [] 段玉裁《說文注》：“門乃爓之壞字耳。”王筠《說文繫傳校錄》卷十九：“門似爓之壞字。”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：“火門，葢火爓之壤字。”是皆改“門”爲“爓”。而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“門當作焛，傳寫缺誤。”是改爲“焛”，似嫌無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5. [] 近代有不少學者據西周金文从“爪”从“見”之字說古文字本有“覓”字，未審古今文字之畛域，甚謬。古文字之“覓”見於班簋、曶鼎、清華簡十《四告》，係別一字，其音讀待考。可參看蔡一峰：《釋古文字“覓”及相關問題考辨》，《文史》，2023年第4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6. [] 以《名義》諸訓推顧野王所引之書，則“信也”似出《書》孔傳，“佐也”似出《爾雅·釋詁》（今本脫，孔穎達《疏》引有之），“相也”應出《韓詩》或《廣雅·釋言》，“導”出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，“佑也”或即《爾雅·釋詁下》之“右也”。《名義》無“明也”，或其所見《玉篇》本無之，抑或空海不用，不能詳也；若顧書本無“明也”，則顧野王《玉篇》必無《說文》“明也”之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7. [] 劉釗：《談考古資料在〈說文〉研究中的重要性》，《訓詁論叢》第2輯（臺灣第二屆全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）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7年，頁154；又見《中國古文字研究》第1輯，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頁225；又收入氏著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嶽麓書社，2005年，頁38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8. [] 趙宧光《說文長箋》卷六：“戴侗引唐本《說文》亮从高、儿（人）會意。意義淺陋。且《說文》、《韻譜》二書並不收，未可爲據。”按趙氏所謂“意義淺陋”似是；然大徐本《說文》、《五音韻譜》爲唐五代之後《說文》面貌，固不可駁所謂唐本。錢大昕未提及戴侗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，段玉裁則據之認爲古本有“亮”字，其《古文尚書撰異》卷二謂“是《說文·儿部》本有此字，而轉寫佚之。……此字以儿、高會意，人居高則可遠眺，故曰明也。”後其《說文注》亦據此補“亮”於《儿部》之末。段氏弟子沈濤所著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八亦據《六書故》說古本《說文》有“亮”字。不過也有不少說文學家認爲《說文》無“亮”字，他們大多引用錢說，並認爲《六書故》引唐本是遭到了唐人的篡改。如鈕樹玉《段氏說文注訂》卷四：“按此字亦同爿、个，不可信。”嚴章福《說文校議議》卷八謂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“疑用陽冰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9. [] 今二徐本《耑部》僅“耑”一字。《說文·耑部》：“耑，物初生之題也。上象生形，下象其根也。凡耑之屬皆从耑。”若“𢼸”在《耑部》，則當在“耑”之下。然《名義》《玉篇·耑部》並只有“耑”一字，蓋顧野王《玉篇》已然如此。若顧氏所見《說文》收“𢼸”於《耑部》，豈會以意移之入《人部》？以此知顧氏所見《說文》中“𢼸”字即在《人部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10. [] 段玉裁《說文注》在“廢”下補“也”字，說“各本奪‘也’字。不可讀。今補。”段氏沒有明言他的根據，大概是據《六書故》所引唐本暗改。他又在“一偏下也”下注曰“此又爲一義”，其弟子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十進一步說“‘一’下當奪‘曰’字，葢古本作‘廢也，一曰偏下也。’”以慧琳引文覈之，段玉裁補作“廢也”是對的，而沈濤補作“一曰偏下也”卻非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1. [] 張政烺：《中山王𰯼壺及鼎銘考釋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輯，中華書局，1979年，頁231；收入氏著《張政烺文史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4年，頁491。裘錫圭：《張政烺先生與古文字學》，收入氏著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6卷《雜著卷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頁19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2. [] 朱葆華：《關於天治本〈新撰字鏡〉中的原本〈玉篇〉佚文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8輯，大象出版社，2007年，頁131。張磊：《〈新撰字鏡〉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頁222。鄭張尚芳：《〈字鏡〉附抄原本〈玉篇〉佚字校錄》，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10輯，商務印書館，2016年，頁214。金玲敬：《〈新撰字鏡〉引書研究及引文校考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22年，頁241。姚永銘：《原本玉篇殘卷校證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30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3. [] 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卷九：“此葢傳寫之誤，非唐本本誤也。”鄭珍《說文逸字》卷下：“住乃佳之譌。”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4. [] 參看李永富：《切韻輯斠》，藝文印書舘，1973年。藤田拓海：《陸法言〈切韻〉研究》，二松學舍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7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5. [] 戴侗《六書故》引大徐本《說文》有時與原書並不相符，清人已指出應是戴侗竄亂所致。如卷六“㳷”引《說文》曰“水青黑色”，然大徐本《說文》作“青黑色”（《集韻》所引以及《五音韻譜》同），可見是戴氏所引多一“水”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6. [] 段玉裁《說文注》改訓釋作“訟也”，云“今依《篇》《韵》及《六書故》所據唐本正”；王筠《說文句讀》亦改作“訟也”，注云“依戴侗引唐本改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7. [] 清人多已指出《說文》“肸”下“響布也”前脫一“肸”字，可信，蓋《說文》“肸”本注“〻響布也”，後脫連文符。今本《說文》“肸”从“十”从“䏌”會意，不知是否合乎許書原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8. [] 關於晁說之的“古文”觀念可參看章莎菲：《晁說之〈古周易〉所謂“古文”考論》，《古文獻研究》第9輯，鳳凰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12—3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9. [] 蔣冀騁、劉宏平：《論戴侗〈六書故〉對〈說文〉研究的價值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36輯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22年，頁12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20. [] 徐時儀校注：《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（修訂第二版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209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1. [] 可參看王方：《〈古今正字〉研究》，河南大学碩士學位論文，指導教師：丁喜霞，2012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2. [] 徐時儀校注：《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（修訂第二版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209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3. [] 唐蘭：《古文字學導論》，1934年手寫石印本；齊魯書社，1981年，頁41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1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4. [] 至於“及”下“秦刻石及如此”案語則爲另一問題。秦刻石“及”字斷不可能作“乁”，事實上它（秦繹山刻石長安本作）就應與今二徐本《說文》“及”字正篆相同，《說文》傳習者何以在“古文及”下增“秦刻石及如此”？也許“秦刻石及如此”本是加在正篆下、古文前的案語，後舛於第一個古文之下。徐鍇《說文繫傳》於下“秦刻石及如此”補注“秦嶧山、會稽山碑也”，竟不察其謬；乃至於大徐刊定本仍沿襲其誤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5. [] 上引《慧琳音義》第二條雖有“顧野王云：默，不言也。”但以第一、七條覈之，知此訓也有可能是出自“嘿”字下，不一定能說明顧野王《玉篇》本有“默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6. [] 貞苅伊德：《新撰字鏡の研究》，汲古書院，1998年，頁8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7. [] 附帶一提，此字近代學者多有討論，或釋爲“龍”、或釋爲“禼”（見周忠兵：《說金文中的的“寵光”》，《文史》，2011年第4輯。蘇建洲：《試論“禼”字源流及其相關問題》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5輯，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頁545—576）。按周氏釋“龍”似受宋代以來舊釋之誤導，遲父鍾宋摹本所謂異文作“龍”者實應是宋人竄改所致，而作者（《新收》1796，《銘圖》01706）訛甚、非必从“龍”，兩點皆不足爲據；蘇氏釋“禼”則似嫌於形體源流仍不夠自然，且其所釋之“禼”與所讀之｛烈｝古音不相近（聲母一在精組*TS*-、一在來組*R*-），釋、讀不能相應。我認爲當以諸字之中形體最正者𤼈鐘（《集成》00246，《銘圖》15592）之字所从之立說，釋此基本聲符爲“頃”，而各辭例當讀爲耿光之｛耿｝。秦文字“頃”左旁本作一與“頁”相連的半環形（見李春桃：《古文字構形探究兩則》，《中山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7年第3期，頁64—66），與上揭字形密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8. [] 還需注意的是，慧琳等所引的三條《文字典說》本身就有區別，兩條作“從龍今聲”、一條作“從今從龍，會意字也”。對於這些異文，與其說慧琳等所用的《文字典說》有異本，不如說張戩《古今正字》《文字典說》《文字釋要》三書中的說解不盡相同，而慧琳等混稱三書之名，故而導致了異文。相關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。可參看王方：《〈古今正字〉研究》，河南大学碩士學位論文，指導教師：丁喜霞，2012年，頁57—5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9. [] 貞苅伊德：《新撰字鏡の研究》，汲古書院，1998年，頁8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30. [] 韓小荊：《〈可洪音義〉引〈字樣〉研究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19輯，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4年，頁132；又見韓小荊：《可洪音義研究：以引書考爲中心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9年，頁18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1. [] 此句述古堂本作“……故從木爿則牀（女革反字所從）疾字之旁”，祁寯藻本作“……故從木爿爿（女革反牀所從）則疾字之旁”，皆不可讀。汪憲《說文繫傳考異》卷二：“牀字下注云‘女革反，字所從’，則不當作牀字。据文義當作疒，疒字音女革反，謂爿則疒字之所從也。”其說近是。按“女革反”無疑即“𤕬”字音，故注前之字必爲“𤕬”；“疾”從“𤕬”，故注中“字所從”前應是“疾”字。蓋述古堂本夾注前“𤕬”誤爲“牀”、注中“疾”字又誤入後文，遂使文意不通；因其文不可讀，祁寯藻本竟複增一“爿”字、改“字”爲“牀”，又妄移注語於“爿”下，誤之彌遠。總之，此句當作“……故從木。爿則𤕬（女革反，疾字所從）字之旁”，今徑改。徐鍇既言“從木”畢，遂始交代“爿”之來源，故如此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2. [] 此句述古堂本作“李陽冰妄言木字右旁爲片，云爿音牆”；祁寯藻本作“李陽冰妄言木字右旁爲片、左旁爲爿，云爿音牆”，多“左旁爲爿”四字。今依祁寯藻本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3. [] 此句述古堂本作“又爿從爿與字殊異”，祁寯藻本作“又牀從爿與字殊異”，皆不通。汪憲《說文繫傳考異》卷二：“當云‘疒從爿與字殊異’”，亦未達。疑“與”“字”之間脫去一“木”字，此句當作“又牀從爿與木字殊異”。蓋徐鍇指出“牀”一字（祁本篆作，唐寫本篆作）之中可見“爿”（作，即鍇所謂“斜欹”）與“木”（作）形體殊異，以此駁李陽冰分“木”字右“片”左“爿”之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4. [] 周祖謨：《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》，收入氏著《問學集（下冊）》，中華書局，1966年，頁723—75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5. [] 參看簡啟賢：《〈字林〉音注研究》，巴蜀書社，2003年，頁293—31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6. [] 可參見楊寶忠：《疑難字續考》，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頁195—19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7. [] 此處蜀本與李陽冰說相同，似乎印證了前人“《六書故》所引‘蜀本’即李陽冰《廣說文》”之說。這裡就《六書故》所引“蜀本”面貌略作討論。

    我認爲《六書故》所引“蜀本”是一種與李陽冰刊定本《說文》密切相關的（卻不是李本）、在五代蜀地流傳的《說文》本子。有四條證據可以說明李陽冰本與《六書故》所引蜀本的密切關係，分述如下：

    （1）《六書故》卷四“鍰”字條：“蜀本、李陽冰《廣說文》曰：鍰，六鋝也。”

    清孫詒讓在《溫州經籍志》卷七“《六書故》《六書通釋》”條中不在“蜀本”後點斷，並據此說“疑蜀本《說文》即李書。書中引李說甚多，皆不云《廣說文》者，文略也。”在他之前，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也指出過“蜀本《說文》蓋即李陽冰《廣說文》也”（卷五）、“蜀本乃李陽冰《廣說文》語”（卷十三）。今人朱婷亦持此說（見朱婷：《〈六書故〉引〈說文解字〉考評》，《古籍研究》，2003年第3期，頁16—23）。這種看法的根據是認爲戴氏既冠“蜀本”之名於“李陽冰《廣說文》”之上，則應是視“蜀本”與“李陽冰《廣說文》”爲一書的。可是這一前提值得商榷。白石將人在引上段文字時，就把“蜀本”與“李陽冰《廣說文》”點斷，分爲二書，以此說“蜀本亦與李陽冰《廣說文》字解同”（見白石將人：《說文文本演變考：以宋代校訂爲中心》，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頁171）。我認爲白石氏的看法值得重視，“蜀本”與“李陽冰《廣說文》”應該是兩本書，只是此條內容相同而已。否則爲什麼《六書故》中既用“蜀本曰”又用“李陽冰曰”呢？

    附帶一提，李陽冰《廣說文》之名不見於他書，實即李陽冰刊定本《說文》，蓋因其書較舊本收字有所增加（例如從大徐本《說文》“笑”下按語可見李陽冰刊定本加有《說文》本無的“笑”字），故可稱爲《廣〈說文解字〉》。

    （2）《六書故》卷十三“𢝊”字條：“蜀本頁聲”。蜀本此說與《六書故》卷十“𩠐”字條云“李陽冰亦謂頁音𩠐，不當音頡”似相暗合。可能是李陽冰因“𢝊”與“首”音近（二字中古皆尤韻系）而主張“𢝊”以讀爲“首”的“頁”爲聲。

    （3）《六書故》卷二十八“豐”字條：“蜀本曰：丰聲，山取其高大。”蜀本此說與徐鍇《說文繫傳·祛妄》引李陽冰云“山中之丰乃豐聲也”相合。

    （4）《六書故》卷三十三“幺”字條：“蜀本曰：侌也。重厶爲幺，幺象冃昧也。亦象子初成之形，㠯養正也。林罕引《說文》與蜀本同。”

    蜀本前一說與徐鍇《說文繫傳·祛妄》引李陽冰云“厶，不公也。重厶爲幺，蒙昧之象也。會意，非象形”相同。這是蜀本與李陽冰本《說文》密切相關的明證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，《六書故》引蜀本“幺”字條中有“亦象子初成之形，㠯養正也”一句。此句與二徐本《說文》“象子初生之形”密切相關，顯然本自李陽冰所不讚同的許慎象形之說，李陽冰刊定本《說文》裡絕不可能有這段話。可見這種“蜀本”雖然與李陽冰本《說文》密切相關，但它不是李本《說文》，至少不是李本舊貌。

    上引第四條是論定此“蜀本《說文》”面貌的關鍵證據，除非“亦象子初成之形，㠯養正也”並非蜀本《說文》內容而只是戴侗插入的己說，否則這就是“蜀本”不是李陽冰本《說文》的堅實證據。

    之所以說戴侗所引“蜀本”可能是一種來自蜀地的五代本《說文》，是因爲五代蜀地有說文學傳統。後蜀林罕《字源偏傍小說序》（見《書苑菁華》卷十六）：“至唐，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《說文》重加刊正，展作三十卷，今之所行者是也。”林氏既言李陽冰刊定本《說文》爲“今之所行者”，足見李書在五代時仍於蜀地頗爲流行，不難想象蜀地說文學深受李陽冰本《說文》影響，應該有不少受其影響的《說文》文本或相關研究產物。白石將人認爲《六書故》所引“蜀本”或許是蜀地釋曇域的書（見白石將人：《說文文本演變考：以宋代校訂爲中心》，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頁172），可備一說。沈濤《交翠軒筆記》卷三：“戴侗《六書故》嘗引蜀才本《說文》，蓋蜀本也。蜀李雄丞相涪陵范長生自稱蜀才，有《易注》一卷，不聞更注《說文》。……是宋時書籍皆以蜀本爲善。戴所見必蜀本《說文》，故時與二徐本有異同，改就《易注》之名，以炫人耳目耳。”沈濤以爲戴氏所引爲宋時蜀地善本《說文》，但是宋代大徐本盛行，未聞蜀地有刻前代《說文》（從引文內容看它當然不是大徐本）之事，其說恐不可信；又不知沈氏爲何會提到蜀才《周易注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8. [] 第二“蠶繭”條徐時儀錄作“從糸從虫從繭者”，注“繭，據文意似當作芇”。似非。徐時儀校注：《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（修訂第二版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年，頁75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